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deli 浙字02260122号 No.6230 得力集团有限公司



善  
436  
2004  
云南省图书馆















焦氏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  
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宇  
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  
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宗以  
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



澹園續集序



東原集 序  
哀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  
其愚竊質於先生蓋理學極盛  
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  
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  
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  
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



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  
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  
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  
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羲軒以  
迄今傳授庚續其精神心思相  
沿闡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



微繙經叙史以逮記述傳疏碑  
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  
槩于心卽發于辭旣以道其一  
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  
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  
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雖



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  
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  
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  
罷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顧不能  
兼叙記卽有罷者又靡焉而不  
合于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



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  
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  
地之謂才也苟有才不合於本  
如史氏所譏違道譁衆固宜談  
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  
從寂起知靈明圓瑩無所不合



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麗空  
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爲經綸天  
地以之爲經國大業不朽盛事  
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  
必處于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  
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



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  
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  
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  
超之成市卽其言如孔緒之吹  
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  
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



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  
卽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窮工  
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  
弄丸而有餘蓋自我  
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  
見乎性不必優於才求其道則



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  
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  
參徹于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  
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  
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割之  
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



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涵于妙  
明而竅于靈覺彼誠異教然而  
窺見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  
也今文章之技不卑于鼓刀而  
其象不滯于山河大地先生獨  
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



橫浩渺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  
裨於道也不佞勵向來志窺伊  
洛之秘苦於入門退而沾沾焉  
敦行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  
然還吾真性命焉倘不遇先生  
幾虛此生矣因卽先生文章還



質先生以証之於性而先生直  
以爲未始出吾宗耶

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  
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

甫撰





甫對



其前... (faded text, partially obscured by a dark smudge)

萬... (faded text)

以爲未... (faded text)

賢... (faded text)



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  
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  
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  
亡不視為冠冕舟航矣洎登  
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



陳篇竒為雄富暨卧東山休息乎  
道林執圃遠近宗挹屨湍限穿  
荅問更繁述作尤盛于是侍御  
今大京兆黃公梓其集行世世  
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茲  
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



鰲刻之當塗以嘉惠來學者也  
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啓  
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于先生  
為深自惟淺陋無所闕于文章  
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于  
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



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  
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  
行之夫安所藉文為凡文之設  
以為人也闡道術德發覆振蒙  
文為人戶牖紀功頌烈旗表標  
行文為人徽識矯枉揉曲砭愚



訂頑文為人礪砥代言橐筆出  
綸布憲文為人雨露謀事斷義  
建法慮方文為人菽帛綜其實  
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儒之  
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  
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



若潤於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  
以動若中於肌骨切用者使人  
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而徵  
寶于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摛  
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  
之文刻脂鏤冰而已以彼筭計



見效高者使人說情思虞耳目  
無所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  
也又况有使人損於德拂於行  
廢於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傳  
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  
來典則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



輿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於仲淹醇於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於世不為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得兼長備美以為恨然其能兼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



于今見先生蓋先生之文於理  
學家言則備矣身為國史未獲

裁成

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

所詮次譬畫斯亦紹明世繼春  
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



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

何渠非我

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

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

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

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



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  
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  
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  
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  
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  
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



文者以為文不必為世用麒麟  
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為  
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  
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  
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  
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



之龍早服重積為初之潛中而  
躍淵進退之間耶

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  
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燮和翼  
贊殆將進而為伊傅周召之文  
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



余小子敬拭目以俟之

萬曆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

討門生吳淞徐光啓撰

沈厚齋先生之聞仰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序

伏羲圖贊序

刻兩蘇經解序

刻蘇長公外集序

古史序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刻小學序



小學衍義序

程子序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梁端肅公奏議序

穆玄庵先生集序

王順渠先生集序

戴司成集序

清閔閣遺稿序

劉選部集序



望遠音集序

雲東拾草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終

澹園續集

卷一 目錄

二



淵園續集卷之一 目錄

公表



雲東外草

清國遺編

法司成案

王明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

秣陵焦氏竝著

大梁金勵校

西吳朱汝鰲同校

序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為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



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汨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圜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義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



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

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今學者謂周自爲圖與庖  
羲絕不相涉亦已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  
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  
也。乃創爲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  
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爲固然則前此未有  
以爲臆見又何其慙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  
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揮聖真折  
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爲圓融異而歸一拂有以取  
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



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壹寄諸著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嗚呼！卦寓於著而卦非著，故得卦者忘著；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畧可攷。一齋子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義易，殆天啓其衷。



走。數。千。載。之。後。不。能。見。其。獨。其。壽。身。多。死。于。其。身。其。身。  
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爲先後昔  
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  
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真奇特耳

刻兩蘇經解序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之程課卽以經學爲務於古  
註疏有聞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  
未獲也弱冠得子由老子解奇之尋於荆溪唐中  
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已丑檢中秘書始獲論孟拾  
遺壬辰奉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



秋解丁酉侍御畢公哀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  
軼不傳。刻成而予爲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爲  
載道之文也。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  
能爲文者也。無論言必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卽巧  
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輪。運斤亦必有  
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經。而  
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  
日月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剗心  
經術。沉浸涵泳之餘。妙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



經術沈澆滄海之飢茲其從昔若夫六通四

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爲文如江河滔滔汨汨  
日夜不已衝砥柱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  
雖舒爲安流激爲怒濤變幻百出要以道其所欲  
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  
六經爲不朽何者彼誠有所自得也不然操觚之  
士代不乏人而灰飛煙滅隨影響而盡此其故可  
知已二子旣以文章顯於世及其老而多難也思  
深見定始徘徊而詮次先聖之文嘗伏而讀之古  
之微言渺論班班具在蓋浮華剝而真實見斯二



子之至者也。世方守一家言。目爲文人之經。而絀之。而傳者稀矣。夫道非一聖人所能究。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略者廣之。微者闡之。而其理始著。故經累而爲六也。乃談經者。欲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以爲經盡在是也。豈不謬哉。此不知二子之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醯之暇。建精廬瀛海間。簡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以行。豈第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明先聖之道。必是編爲嚆矢矣。



明先聖之道必是純為嗜矣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熙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頃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寢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睡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銍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



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真贗相雜如此類。往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既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侍御康公以齎使至，章紀肅法，敝革利興，以其暇銓敘稊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別駕毛君某校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



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

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落筆千言。全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卒中於讒。以歿。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



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拔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  
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遏於  
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姦佞諂諛如蛆  
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  
快然如醉而醒。瘖而鳴。萎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  
公於是又表章其遺軼。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令  
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  
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旣乎。故余  
樂爲之書。別駕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



樂爲之書。別駕君博雅而文核。歸審諳於此。編九  
勤。因得附著之。

###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  
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  
後。經典殘缺。不無踈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  
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爲古史考。二  
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備也。迨讀子由  
古史。益犁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  
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



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填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曰。聖人以無爲爲宗。其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儒者稱之。而顧深詆其無爲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爲累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



人獨持無爲之柄而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固  
然而爲之者之無以爲也試觀五都之衢好惡相  
傾巧僞逢蠶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逖阻深  
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而澄之則徐清  
譬之於木搖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  
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尚寬簡不眩聰察不役  
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卽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  
者非一而其道卒無易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  
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耻言人



過而敝習一變固知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爲而幾爲亡秦之續夫有爲之與無爲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爲舊聞所汨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卷。行於世舊矣。近士習華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齷使至。閔然思以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笥。以授江都令姚君祚。端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當周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於古。不嗇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



具在方策。如象犧雲壘古色鬱然不可揜也。自學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爲心非蘄以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爲而作。精覈典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饑。藥之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相。上爲朝廷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丰采。中爲讒表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



采中爲護表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

至於熙寧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  
無不叶天理當人情得失有稽於前而善敗足徵  
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已故時  
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春秋五人  
者奚讓焉攷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  
言者其行事往往不盡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  
而鮮事實優焉而叔敖之衣冠巧焉而貧女之璣  
翠究以枝葉而爲世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衆  
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臣孝子之志也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雖以年爲叙。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



也。後之史家一以黑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

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於閔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學思總百代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流略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卽始見終不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伍溫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卽謂爲溫公之國語可也。金陵沈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多通又采宋元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蛟黃公。謂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屬余爲序。余謂古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檇杙。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蓋世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也。必由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或眩於是非。或亂於諛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夫世改時移。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人卑陋。鬼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魍魎消。嚴霜降而蛇蝎避。



雖其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亡之禍矣。此編事舉其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犁然具在。而廢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觀互證。而開卷瞭然。誠一快也。昔人謂讀通鑑而知溫公之相業。學者於經世匡時之略。卽未可遽言。而鐫磨攷練。以充其材。必於是。有藉焉。在剴心以求之而已。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教。而示化焉。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類以教爲職卽士大夫歸老於鄉也猶尊爲父師少師日坐里門廉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性繇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一有所見卽性之牯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一見可欲卽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



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學一書。令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宮。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齟使至。正法肅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教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教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旣鑿之後。難國朝留心社學。見於制勅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間耳。蓋赤子之心。人所有也。而意見牴之利欲。



賊之非所自有也。葆其所自有而祛其所本無。則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諸。頃聞三殿始構。非干霄之材。無能勝任者。然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御之用心。何以異此。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爲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



爲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

以補之是也顧入孝出弟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  
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臚列之爲傳如朱子  
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千載矣侍御彭公  
督鹺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盛業刻朱子小學布  
之而謂是書不可不廣也復屬余序而梓之嗟乎  
學之不可已也尚矣爲人上者鮮或知此而侍御  
獨以爲亟又先其蒙養而成之豈不賢哉夫天下  
之道備於人心聖人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  
而予以其所無也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兄者所



謂孝弟也。行此之謂謹。言此之謂信。而廣其愛與敬也。謂之泛愛親仁。周子論蒙體。以爲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此豈有所闕而欲其補之。有所殺而欲其澄之。詩書六藝之文。朝焉夕焉。詠歌服習。凡以保其本心而已。後世爲教者。出於勉強襲取之勞。而常患乎難行。爲文者在乎支離驕駁之習。而常患乎難知。彼豈不自以爲奇。而於天性則已離矣。吾未見失其赤子之心。而可爲大人者也。赤子之心。失則不知在我者之足貴。與在彼者之不足玩。



怪奇瑰麗。皆可以眩惑其心。而何德之能修。此編於弟子之持身養性。皆取成於心。無煩外索。卽所稱學文者。亦藉爲涵養游息之用。非綉其鞶帨。爲耳目資也。此其事若簡且易矣。然養其良心。坊其邪動。就道德之實。弘經濟之業。無不具足。如河出崑崙。并渠千七百。經中國而達四海者。何哉。有本故耳。侍御以是書播諸黌校。與胡公藩叅孝經大學解。相輔而行。其作人善俗之意。甚美。故爲之敘。以論其端云。



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歿。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尚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逮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龜山先生所潤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隲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

卷一論語所安呈吾新氏與道教學士司宗求文



而隳和修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

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衡氏與篁墩學士同宗。宋文  
簡公大昌。端明公秘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寔出  
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請序而傳之。余  
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實出諸儒之  
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繇  
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  
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  
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後世率執爲  
口實。不知敬而非知。則敬爲何物。知不以養。則知



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  
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  
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  
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獄究之  
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迨晚而學易韋編三  
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



絕曰。若是我於易。具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注

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  
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  
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  
身心。守陋保殘。道以寢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  
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詘也。我之所簡  
斥。經所與也。嚮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  
如法不稟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  
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  
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



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為迂而公乃大  
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  
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  
醇如也以其間作為經繹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  
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  
白沙兩先生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  
殷公為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郢視齋  
越中閔學者空語無事實而冀以經學振之檄嘉  
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為序竊謂宗聖以鑄理酌古

人富三。克經首之斤司也。文以行專。符矣。目齊。咸



永叔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聖以錫理酌古  
以富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  
砭俗學勵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  
侍御復侍御肅憲貞度毅然以風教爲已任通經  
學古之用亦可占其大云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  
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  
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  
仕輒能自樹其治蹟在所志牒皆載之肅皇帝



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卮。旁出者無所容。雖取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論著。至今著爲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直亮。廩廩然貫金石。感鬼神。自萬乘以至閭巷。人人知而信之。上嘗念賢不肖。混殺徃狂多枉。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至今謂非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上之用。



至今謂非... 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 上之用

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已見此編者皆其在  
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鑿然  
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  
厝於其間令備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  
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為著  
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  
局嘗覽觀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  
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醜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



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盡觀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宦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



晚稱一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朱公

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  
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  
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  
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  
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輕信而苟從其  
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卽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  
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  
而取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  
久之嘆曰鑑照妍媸而妍媸弗着於鑑心應事物



而事物弗着於心。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其經筵啓沃。朋輩往復。往往疏往哲之奧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心開。至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冀以自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



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恃而  
得其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銜於繁而能獲其  
要其用也不在其身而思以致於君及其老也  
含和葆真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  
而先生侘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謂先生於  
師友間不爲苟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  
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卽博聞強識瑰行尊伐  
銜耀千古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



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爲教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芬華文秬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爲歸。方爲



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蒞官行已率以是爲歸方爲

庶常。清華在望。輒請教職而南。其志固已遠矣。至  
鼓篋京輦。典樂成均。靡不以古道相劇切。士之彬  
彬興起者爲多。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知重其  
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卿貳。駸駸柄用矣。先生  
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爲恬於榮祿。不  
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生之  
於道。所謂實允蹈之。非耶。今見是集者。深探奧窔。  
洞朗關竅。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  
意焉。雖率然有作。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之。卽聖



人所罕言者。必於此問津焉。斯固儒學之潭奧。非羣華之韡萼也。子夏之言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誠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可讀已。集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尚藏於家。司成於先生同鄉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謂哉。

戴司成集序

自去古漸遠。真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

容表奇道。以尤其。舉賈台。余究其實。或不能制。



自去古漸遠真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

容依倚道秬以就其聲價迨徐究其實或不能副  
者。往往有之。其於文詞亦然。纂組於華彩而雕刻  
其詞句。冀以譁衆而取名。不知者間爲其所惑。君  
子不道也。大司成戴愚齋公起徒步爲詞臣。爲人  
任真推分。略無所矯飾。於世之工爲刻畫深於城  
府者。非獨不爲。亦不知也。至於泚筆爲文。纏纏洋  
洋。一道其中。所欲言而止。所稱文必秦漢。詩必六  
朝。三唐摹擬蹈襲以相雄長者。公薄之不爲。今讀  
其集。瞻而不穢。嚴而不拘。議論馳騁於千百載之



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條暢該貫。直欲措諸事業。書疏簡牘。陳情規過。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公直施之。諸巨公名卿。無少徇也。蓋公言無枝葉。行有根柢。當爲識真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時。卽居詞林。十有六載。不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爲不達。而卒未覩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公旣退。輒自儕於編荷采芩者。流於嚮之榮名。不啻浮雲。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裏誠者遜迹。鉤棘者騰譽。道古者戢景。當必有執其



誠者。邈迹鉅棘者。瞻譽道古者。最景當必有執其  
咎者。而微獨爲公嘆也。公歿如千年。長子祓擬刻  
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室舒郡丞公九思女  
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郡丞子其  
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并爲之序。夫平澹簡易。  
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摳不鑿。而盡其所能言。  
公之撰造也。余觀茲集。爲僭評其崖略如此。至其  
世系與行事。載公墓門之石。不具論。

清閔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



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超纓紉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頽俗。非不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真。德秬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強學好脩。敦尚孝弟。觀其沿洄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繫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絳羯胡之僞秩。以昔



已太白財承王之無成右丞絳籍胡之僞秩以昔  
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玄亦史雖  
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絕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  
之真主出干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  
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  
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已矣於處士奚疑集若干卷  
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  
以曲糝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  
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劉選部集序



盱江劉君猷如爲銓部郎。曩居者。眡爲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爲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丐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沓

至。吏世不冬。皮其毒。昔君力也。當是時。用仁中義。



困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沓  
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蟻  
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  
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  
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  
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  
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  
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  
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  
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



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閱奧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澤於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強。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竒。拔出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函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合草序



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當隆慶戊辰。上方招延茂異。相與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時拔其雋。又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尚書都御史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筦院篆。稍稍晉禮侍而已。未及偕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



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  
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而未易有也。  
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嘯傲泉石。觸迕景  
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達也。君子  
猶嘉之。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  
之臣。當論思潤色之託。卽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  
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憾。余小子受業門牆。  
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寧訓諭。不忘  
師授者。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

未小展而物。其不鬼。

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



未小展而歿。其不愧。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王公而外。無聞焉。昔人云。與其爲積讐之宰。執不若爲無瑕之侍從。繇斯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孰多也。先生之文。薦告盛美。諷諭勸戒。類施於朝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冲融雅潤。頌美摭華。文質各得。蓋蹈巍要而毗清切者之體。宜爾也。先生子逢禧。逢祐。校而梓之。屬余序其簡端。他代言進講諸篇。尤爲先生大製作。別籍以行。不具載。



不具輝

商崇此升言藝精尚篇大為與本大樂亦限錄以  
 豔宜爾也或主于致訓致師林而辨之風余氣其  
 際於美烈華文習各爵蓋酌繁要而細裁也昔之  
 我波爾間古燕特之筆足以當之精如平端誰  
 標多也或主之文藝皆極美所命博雅與動勿隨  
 萃為無難之有於絳緜以籍求主而持本精公為  
 王公而於無聞話昔人云與其藝於書之率弊亦  
 未小矣而修其家之  
 一終

沈園集卷一 目錄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

序

祝氏族譜序

延陵吳氏通譜序

崇德錄序

刻晉遊草序

使楚集序

三秀亭詩草序

重暉堂集序



秦淮卧雪卷序

江月軒集序

竹浪齋詩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文壇列俎序

師資論統序

天都載序

六書本義序

琴瑟合奏譜序

二目錄



琴瑟合奏譜序

墨寶齋集驗方序

華嚴新論序

崇德錄序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神交館集序

續刻兩蘇經解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目錄終



愚刃試園齋集卷之二 目錄

謝公園齋集卷之二

齊濟山房集卷之二

崇縣縣志

華州府志

黑寶齋集卷之二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序

祝氏族譜序

孔子序書斷自唐虞詩始關雎春秋起隱公皆有  
所本祖稍因而定之未嘗有所增益也故孔子之  
經歷百世而莫能廢迨司馬遷作史記務博而好  
奇於孔子所不敢道者皆采而實之其事雖備而  
去闕疑之意遠矣族之有譜爲尊祖敬宗而設稍  
參以僞則誣先世而亂其類不孝莫甚焉暖水祝



氏自太僕孟獻始有譜。至今凡幾修矣。余友無功去符卿之二年。自家攜來金陵。就余相商。權旣成。乃屬余爲序。竊攷國語。史伯曰。黎爲高辛氏火正。以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融之興者。其在芊姓乎。漢祝睦爲融苗裔。見於古碑。此以號爲氏一也。武王封黃帝之後於祝。卽今祝阿。祝丘是也。此以國爲氏二也。乃若祝史之後。而氏以官。叱盧之夷。而變於夏。星列棊布。不可勝原。獨子孫蔓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聘。衛之鮀。

晉之劄。下及漢唐。九章守夏。系臨。相司。走活。系中。



延圖牒喪失兵燹之餘難於鉤考鄭之聘衛之鮒  
晉之簡下及漢唐九真守良系臨湘司徒恬系中  
山益州從事龜系南鄭而江山之尚丘始平之緜  
紛然四出轉徙無定承傳之盛衰無時無之必欲  
絲牽繩聯強所不知以爲飾抑已鑿已無功以其  
戾於闕疑之義乃盡詘之一自南唐銀青大夫始  
曰吾知其遷於暖水者而已自漢及今纍纍傳紀  
中不敢傳也曰吾知譜暖水之祝而已曰世系曰  
居第曰丘墓曰誥勅無不畢載而自德興他徙者  
附具焉凡以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何其確也



古稱氏族者。率出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本左氏春秋。左氏言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氏以謚。以官以邑而已。後世得姓受氏。至三十二類。雜亂而難明。况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之衆乎。無功獨謹於此。其卓識有過人者。蓋無功與其從祖南山公。以講學名於時。先後起甲乙科。蔚然爲衣冠之望。宗不獨顯於鄉邑而已。夫賢者以其微顯而不賢者。以其顯微。學者讀斯譜而見賢者之能貴族也。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其知所以自力也夫

延陵吳氏通譜序

自宗法廢而氏族之學微。於是系錄紛紜。人競所習。故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高下異矣。而爲古法之遺一也。古之命氏。或以國。或以郡。或以鄉。或以官。而惟以國氏者爲最貴。以國氏者。唐虞夏商有二。周有五。秦有三。陳有四。惟延陵之吳。自周封仲雍之後。始子孫雖散居四方。絕無地同而殺。人冒而奪者。以奸於其間。是又最初而獨貴者也。漢唐名賢著錄史策者不



可勝言。至乾符中。守德繇蜀徙臨川。寔爲始遷之祖。嗣後伸若倫。從游朱陸二大儒。切劘理學。至國朝。康齋疎山兩公。益起而光大之。不獨以科名宦業著稱而已。康齋父司業公。洪熙初業爲譜系。至是觀察念虛公。乃大修葺之。曰世系。曰祠宇。曰丘墓。祀田。曰祖德。曰選舉。曰人物。曰恩綸。曰秩文。曰內行。曰通衍。總二十卷。自唐以來。上下千載。聯絡數郡。而吳之文獻備矣。以余辱交甚久。稔知世德。使來俾爲序。余惟譜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

尊祖。爲則巫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



世德使來。俛爲序。余惟謹學之難言久矣。實則爲

尊祖。僞則誣其先而亂其類。不孝之大也。觀於此。編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世代而無疑。綴之昏姻而有別。卽善言譜者莫加焉。雖傳自襄王。其遠而無攷者。率所不載。獨取其有據者錄之。別嫌而統同。敦始而修睦。讀者心開目明。知蔚爲衣冠之望宗無疑矣。夫世之士大夫。莫不思奮於事功。然未有不敦族而能及遠。不知學而能敦族者也。觀察公。敷歷中外。以治行聞。而復與符卿。繼疎公。講明正學。競爽於章山汝水間。今見於譜者。萃渙合離。



油然有忠厚之風。非深於學者不能也。夫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古之衆善。皆可參焉。以此建功。豎業。視夫無本而易匱者。爲何如哉。余故特及之。令吳氏之族聞而共勉焉。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沈君子孟威。載其先願貞先生制詞。并祀鄉賢諸公。移而縉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

也。蓋。通書之。曰。經學古。晉。華。真。家。會。印。



禮樂賢諸公移而縉紳大夫傳記之作皆附焉者

也蓋 壘書之畧曰窮經學古蹈準履繩家貧却  
莫夜之金至孝切終身之慕稱先生之爲人宛然  
如見而跡其事者鄉長老嘆曰何 天子深居九  
闈而知先生若是也其少者嘆曰吾不圖先生乃  
若此賢也都人士一日相與講頌論說盈於道路  
有司采其語聞於學使者而祀之瞽宗先生之逝  
於是五十年往矣當學使者下其檄郡邑若士民  
其於先生行誼蓋纒纒言之而薦紳大夫又交述  
之乃卒無踰於 制詞外者余於是益信 王言



之大已。夫鄉人之所慕說先生。謂一時無兩而綜其實。其端謹詳雅。卒然覩之。而知其爲君子長者。其介特廉靖。卒以千金委之。而不能使之動。其孝愛懇惻。卽水可熱。火可寒。而不能使之改。在先生以謂學者之裋身。當如是耳。然修之闐闐之中。而姓名徹於九重。行於耳目之近。而尸祝延於百世者。惟其誠也。蓋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足以泐石。誠與不誠。致相遠如此。先生種學績行。日淬厲不輟。而卒賫志以歿。鑿藜而無年。孰不

昔之。卒也。育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



行曰濟屨不輟而卒。實志以歿。鏤藜而無年。孰不  
惜之。卒也有賢子。讀其遺書。當太平之用。而成其  
所未竟。且舉不可徼之。王言與祀典。而兼得之。  
如探契而取責。無不讎者。然則人之爲善。可謂天  
道遠而不自力哉。昔晉人以藍田之晚譽。謂人不  
可無年。而右軍遇不勝藍田。又云人不可無子。由  
斯錄觀之。先生之無年。不足恨。而有子爲可慰也。  
余故特書之。見沈氏之交伸於父子間者。以爲來  
世勸云。

刻晉遊草序



古之論詩者。莫善於文中子矣。可諷可達。出則悌。入則孝。而多見治亂之情。至謝靈運之傲也。而乏於謹。沈休文之冶也。而悖於典。徐庾之誕。孝綽兄弟之淫。湘東之繁。率以人定之。而卒於王儉任昉之約以則者。有取焉。蓋古之君子。高視闊步。凌厲軼越。而一言一動。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如鳴鑿衡。一遵塗轍。不斂而自約。不法而皆法。故足術也。近世作者。不循其本。而獨詞之知。刺譏憤懣。怨而多怒。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羨無歸。奚關理道。讀者

人。其市干底裏。可望而仰之。不待詩同之畢矣。余友



怒瑰麗詭變。誣多要寡。漫羨無歸。奚關理道。讀者

於其肺肝底裏。可望而知之。不待詞之畢矣。余友  
劉瀛海氏。一日出其晉遊草示余。前是君方少年  
筮仕。軼羣邁往。才具獨出。煙波萬頃。納之胷次。風  
雲變態。接於耳目。名章雋語。往往而是。然氣溫而  
語恬。體馴而調飭。於文中子之言。適有合焉。豈其  
摩淬鍛鍊。日積月累。而致然歟。抑其得之天者。異  
歟。君爲李官。行誼治蹟。遠邇信服。會大帥恃其黨  
援。恣睢於上。有所不樂。輒授意於李。而文致之。君  
挺然一無所徇。其遄迴而不進。累進而輒止。以此



頃敷歷二十年。忌者已去。而君之直道。天下莫不聞。乃猶詘爲南起曹。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譬之豫章。生於巉巖嵌空。欲透復縮。而終不以礙其干霄排雲之勢。余然後知君之爲人。卓然與儉若昉。相上下。而詞章小道。不足以槩君也。余知君稔。因敘此編而略及之。以信文中子之說。嗣是君進用益大。爲詩日益多。當更論次以傳。此特爲前茅云耳。

使楚集序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

止以吟之。其還服也。采詩以獻。今月而大史錄其



古之學者誦詩三百。乃使於四方。行者天子賦。四  
牡以勞之。其還報也。采詩以獻於朝。而太史錄其  
時世。以備勸戒。故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  
之變。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諷其上。上達於事變。  
而懷其舊俗。詩之用也。自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  
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世降而詩教亡。文  
中子嘗三嘆於斯矣。晚近世倉唐李彪之奉使。猶  
有古之遺意。余友沈君孟威。殆其人非耶。孟威以  
名進士爲右諫議。聲實四達。鬱彼士林。東臺載筆。  
夙推顧問之儒。南服驅車。光被咨諏之命。於是文



茵暢轂。嘽嘽皇皇。遵彭蠡。升匡山。遡鄂江。終蓼嶺。  
上接寧城之英達。旁察閭閻之疾苦。冥探古蹟。博  
覽名區。耳目之所揆羅。包乎羣類。胷懷之所囊括。  
奚啻千里。峴山故事。感羊叔以興言。梁甫遺墟。懷  
卧龍而可作。是時也。以謂章土風。悉民隱。莫近於  
詩。故輶軒所至。必形篇什。楚歌旣奏。沂詠互發。蒼  
巖佐其鋒鏑。清商激於金石。颯颯乎。可以備詩史。  
可以陳王風。於戲盛已。夫皇華咨詢。朝寄之重。丘  
壑游衍。幽尋之適。播諸詩章。實兼三美。相如作賦。

覺含毫之轉尾。玄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



覺含毫之轉遲。玄晏序篇。輒當仁而不讓。微獨俾  
壯遊之有紀。亦以明王制之尚存云爾。

三秀亭詩草序

滇南唐君廷俊。以詩名一時。篇什出人爭傳之。是  
歲長公郡丞。楸德過金陵。持其三秀亭草。問序於  
余。夫詩出於樂。一以聲為主。孔子論關雎。無淫與  
傷。而於鄭聲。則直斥之。故曰關雎之亂。洋洋盈耳  
也。後世不得其聲。而獨辭之。知毛韓諸家。於蟲魚  
鳥獸之細。竭力以爭。而至其音節。未嘗過而問焉。



逮宋人競以意見相高。古之審聲以知治者。幾於  
 絕矣。余嘗論宋詩主義於性離。唐詩主調於性近。  
 蓋以此也。君為詩取材效法。非選則唐。雖春容寂  
 寥。賦詠不一。於古之聲調。悉與懸合。譬之型範。既  
 正。金錫不耗。一脫於矸。輒與于將肖也。豈不宜哉。  
 觀其意在澠瀆之表。天機開闔。自我而得者。蓋多  
 有之。若夫置涂立木。幸其或至。縮縮而求循者。非  
 君志也。蓋君積好在心。久而能化。見萬象之橫於  
 前者。纍纍而出。直托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

支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解詩者。系宜黃省曾。



前者纍纍而出。直托之詩以寄焉耳。殆所稱進於

技者非耶。長公言近世孝廉稱詩者。孫宜黃。省曾。及君三人最著。君語性命如勉之。譚經濟如仲可。差可相上下。然勉之一見文成。幡然有少作之悔。與仲可皆壯而自廢。不難與世絕。以彼離文字求解脫。視巖廊爲狴犴。猶邊見也。君自舉首以來。文學新新不窮。其潤色國猷。黼黻大業之意。方進而未已。豈其味道。食風。精思出要。羊鹿小機。有不得而錮之然乎。余蓋杓之人也。而惡足以明之。

重暉堂集序



橋李屠君德胤所為詩若文業行於世矣。至是又  
哀其近作名重暉堂集者。以遺余而命序之。余惟  
弘治正德間者。古閎雅之士。彬彬代作。顯且盛矣。  
奪驪龍之珠。而完趙氏之璧。人人自以為無與讓。  
崢嶸山斗之氣。歷百餘年。幹之不少衰。不謂非其  
力也。顧沿習之久。弊亦滋焉。剽奪摹擬。而本真弗  
存。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欲其闡名理。而關經濟。豈  
不難哉。夫攝弓而求羿。不如引臂而彀。率循鑑而  
捫形。莫如內照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

保俞德兩公之業。前次天无深。亥步復。青。里。同。而。辛。



指升身如內具於靈府乃今得之屠君矣君承太

保諭德兩公之業。漸染既深。該涉復廣。理洞而辭  
暢。學足而機流。是以形之篇什。味之則甘腴。披之  
則綺繡。譬之水深而漪動。木茂而陰繁。無足疑者。  
乃若請命代母。立訓尊師。教家則孝。則女箴之畢。  
具致。古則談經論史之皆覈。以至救災防胡。褒忠  
表烈。疊疊言之。靡不中窾。足令躡緩。嬰嬰者。振其  
靡。而蹈仁履義者。恃以立。則豈徒言而已哉。君挾  
材甚奇。遇合未偶。余以謂士患無材耳。馳千里者  
必騏驥。棟明堂者。歸杞梓。在物尚爾。人其舍諸。然



學者得是集而讀之。亦以見君脩才偉器。氣決動雲霄。而持論如風雨。有霈然不可禦者矣。

秦淮卧雪卷序

陳天樞家秦淮上。一室之中。圖書木石。左右映發。如高人隱者之居也。天樞將家子。然介特自重。慨然慕袁邵公之為人。顏其齋曰卧雪。一時從遊者多名人。輒爲之記。若傳若詩。類如高其爲。且愆憑之者。天樞把玩不置。謀梓之以傳。而問序於余。嗟乎。余則何以相天樞哉。天樞世韜鈴之業。乃脫去



乎。余則但以補天樞哉。天樞世韜鈴之業，乃脫去。

舊習。追古。邈遜者而與之遊。可謂賢矣。而余則疑其不類。夫邵公方餌芝。清壑棲素雲根。故可以杜門偃仰。自全其高。天樞世受國恩。爲騎尉。卽今方內雖寧。而黃酋反覆。嶺東西未解兵也。丈夫生世。當鞭笞四夷。勒功彝鼎。卽不然。猶思乘一障怒馬。出一當單于。顧寤寐於窮檐枯槁之流。枕藉乎荒寒幽絕之境。而溘然盡一息於牀簟。余固知天樞之有不樂也。豈其落落儔伍中。無以自異。而託之以爲高歟。抑憤知己之不逢。而姑有所待者歟。不



然天樞當酒酣氣振鋒鏑時露固恢奇可喜人也。而徒高卧一室目窮於前堵而足極於四隅約結委頓而不得一騁何爲者耶。余攷邵公乘時自奮論邊事與車騎相折難至噫嗚流涕感動朝廷史評其引義雅正矯然王臣之烈此固非抱膝窮廬甘爲巖砦之塊者所能辦也。語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計天樞意或出此。余懼天樞徂於諸文士之言而爲斯齋之所誘也。序以問之。

江月軒集序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



江月軒集者。一時題詠賦記之文。爲石民部天城而作也。民部哀而成集。屬余序之。民部世黔中人。大父朝列公。宣三德以代工。歷四方而懷德。是惟邦彥。抑曰人宗。嘗解組而歸。選勝以處。由是江月軒者。隱隱然標於南服矣。廊宇重複。山川映帶。竹樹在汀洲之外。煙霞棲梁棟之間。滄江澄碧。眷雕楹而不去。素月流天。散清輝而成彩。此固門內之奇賞。域中之樂事矣。民部以童烏而與玄文。擬康樂之詠祖德。牽絲豐鎬。依依堂構之懷。結綬版曹。



豐豐田園之樂。於是縉紳舊德。逢掖名儒。爲之點綴。昔遊宣之篇什。揄揚勝景。寄於毫端。遂使雲物不移。朝夕在望。大隱朝市。無妨簪組之遊。不出戶庭。坐得雲霄之致。兩鄉風月。宛乎相接。萬里江山。如在指掌。非高談軼於非馬。壯思溢乎雕蟲。孰能與於此乎。覩琳瑯之觸目。何莫賦詩。愧糠粃之在前。漫裁序引。詎叅上駟。聊作前茅云爾。

竹浪齋詩集序

詩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

乎自然。卓折易雅。惟木之禁。度蓋悲喜在內。蕭歌以



詩也者率自道其所欲言而已以彼體物指事發

乎自然悼逝傷離本之襟度蓋悲喜在內嘯歌以  
宣非強而自鳴也以故二南無分音列國無辨體  
兩雅可小大而不可上下三頌可今古而不可選  
擇異調同聲異聲同趣遐哉旨矣豈可謂瑟愈於  
琴琴愈於磬磬愈於祝圉而輒差等之哉古賢豪  
者流隱顯殊致必欲洩千年之靈氣勒一家之奧  
言錯綜雅頌出入古今光不滅之名揚未顯之蘊  
乃其志也倘如世論於唐則推初盛而薄中晚於  
宋又執李杜而繩蘇黃植木索塗縮縮焉循而無



敢失此兒童之見。何以伏元和慶曆之強魄也。金陵故文獻之淵藪。以詩名者代不乏人。即文學茂才。在。所。有。之。以。余。所。知。如。金。子。有。之。高。古。盛。仲。交。之。淵。博。以。及。子。坤。伯。年。世。擅。其。長。近。日。周。吉。甫。陳。延。之。顧。孝。直。陳。蓋。卿。葉。循。甫。諸。人。彬。彬。盛。矣。李。君。象。先。最。晚。出。而。相。為。方。駕。大。都。如。李。之。郁。桃。之。天。蘭。之。芳。菊。之。秀。人。有。其。美。咸。自。名。家。余。謂。能。道。所。欲。言。則。一。而。已。頃。象。先。哀。先。後。詩。草。名。竹。浪。齋。集。以。示。余。象。先。質。雋。而。功。深。詞。義。茂。美。所。交。多。一。時。

名。上。凡。妻。復。燕。幾。西。胡。虎。丘。者。名。勝。處。端。流。貴。博。



名士。凡棲霞燕磯西湖虎丘諸名勝處。湍流噴薄。陽崖回抱。綠莎盈尺。羣花盛開。輒藉草而坐。嘯詠彌日。油油然不能舍去。故所得之多。至於如此。象先年方甚盛。詩已可傳。極他日之所至。窮高詣微。當於古人中求之。豈獨與流輩相雄長而已哉。詩凡若干卷。余得而敘之。藏於其家。

先師許文穆公集序

先師許文穆公。自直學士臨御以來。以史官侍講。幄積官。至少傅。吏書殿學士。在密勿樞機之地。垂四



十年是時。上虛心負宸委。事大臣而公奉魚水之歡。日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中間彌縫其將闕。綢繆於未雨者。未易指數。大氏於講授發之。未以書傳也。公旣不欲語人。人亦少有知者。晚節。上冊儲命未下。懷姦窺伺者四出。公謂是其可以緩。因露章極言。至四五上。力以去就爭之。上憤公不可奪。雖聽其去。而中不能無動。亡何國本定。而姦謀沮。海內乃歸公回天之力。而其精忠直道。亦曉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

中也。負。每。函。軍。軍。告。告。人。羊。寬。其。祭。率。尊。命。稟。之。



忠直道亦踈然暴白於天下顧非公意也公胸次

如地負海涵渾渾浩浩人鮮窺其際浮薄險躁之人驟而卽之若不知其與常人異者退而考其大方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微公不足以當之以彼一節自耀如爝火然皆公之棄餘淺之爲丈夫者耳何足道哉始公謚未定門人輩計節惠所宜少宰朱公曰公之博大大人所知也其介特人所未知也當江陵相奪情卑者蟻附高者鷲擊公悉不爲第潛往力沮之不從乃已頃之喪請留病請禱勢燄所毆如風偃草獨詞林不與徒以公在耳



意易名莫文毅。宜議上。御筆定為文穆。嗟乎。  
 上知公深遠矣。公少好學。有文窮探力取。極六  
 之指要。蓋溫厚爾雅。蔚然有德之言。非支詞綺語  
 類也。今歿未久。求其遺編。僅得一二。豈公有所重  
 而不甚屑意於此歟。古之君子。事業文章。率體乎  
 自然。而行於不得已。誠不得已。則事固不足以名  
 公。况其言乎。詩文如千篇。子立言彙為三十卷。門  
 人某校而序於簡端。其與常人異。

文壇列祖序

心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



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者也。文而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窮之用出焉。宋王介甫守其一家之說。羣天下而宗之。子瞻譏爲黃茅白葦。彌望如一。斯亦不足貴已。近代李氏倡爲古文。學者靡然從之。不得其意。而第以剽略相高。非是族也。擯爲非文。噫。何其狹也。譬之富人鼎俎。山貢其奇。海效其錯。四善八珍。三臠七菹。切如繡集。纍如霧雜。而又陸杜隰。黍嘉



魴美蚶。魏國之杏。巨墅之菱。衡曲之黃梨。汶垂之  
蒼粟。三雅百味。疊陳而遞進。乃有窶人子者。得一  
味以自多。忘百羞之足御。不亦悲乎。新安汪昌朝  
氏。幼而績學。讀書之暇。纂集是編。自經翼以逮詩  
概。凡爲十卷。君之言曰。塗有殊而一致。學雖博而  
歸約。以故冥搜經子。捃摭玄釋。哀達人之短章。采  
英儒之鴻撰。漢宋畢收。古今咸載。斯亦六穀九鼎  
千珍百葉。總而爲賓筵之獻也。擅文苑之大觀。極  
詞人之巨麗。名曰列俎。詎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



謂人之目。歷名曰列。徂誰不信。然君博雅多通。著作甚富。曰無如子。曰人鏡。陽秋創述。區分皆行於世。而此編爲尤要云。

師資論統序

柱下史有言。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善惡異矣。而學者之法。誠在焉。自秦燔書。圖籍散軼。漢興遺文古事。畢集太史公父子。相續纂職。成一代不刊之書。自是爲史者二十家。皆因其例。班班可攷矣。晉陵周縝庵公。登第官南計部。非久。輒自免歸。居恒唯以讀書攷古爲事。嘗輯昔人評史。



之言爲一編而冢君若齋公復廣之至百卷目曰師資論統至是秘書君治隆持以示余曰此不佞世業子其序而傳之余讀而嘆曰富哉言乎夫史譬之獄也先哲之評言人人殊所以讞獄也周禮鄉士遂士訝士辨罪小大而上之朝司刑司刺乃上之司寇達於王而復命三公參聽之其謹如此况古之行事非參衆論而覈其本末則是非得失興壞理亂尚未識其大歸而何以定褒貶予奪之所在史之論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



所存史之評贊人具有之往往語焉而不詳公乃

自炎漢迨今六執百家詞人墨客之語靡不采擷於忠佞姦良情僞幽隱興衰善敗之理馳騁上下犁然可覩大氏端其好尚明於任使賞罰有所不忒讒褒有所不殺則爲治徵恣於嗜欲忽其禍患黨與成而不察大柄移而不知則爲亂徵興亡之端有如影響而一時爭奪詐僞作姦疾善之人雖幸免於身而卒無所逃於斧鉞嗚呼嚴矣公之能自致如此而乃不獲竟其用以歿以彼寡學而居禁近侍從之列冒論思耳目之任觀於是而低回



感慨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餒且病爲可羞也。余閔俗媮薄。積學待用之道缺。乃不揆而爲之序。續庵公名山字子仁。嘉靖戊戌進士。若齋公名良。金字汝礪。以明經任鴻臚寺丞。父子間自相師友。與司馬氏世。其史學者何異。治隆曩與余同館閣之遊。今巖居著書。方未艾云。

天都載序

昔聖人慮人溺於物而莫之寤也。故以上下爲道。器之別。然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

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載於鳥獸草木之



器之另於離器而語道舍下而言上又支離之見  
而道所不載矣。故制器備物多識於鳥獸草木之  
名。往往爲學者言之。豈非通其理則器卽爲道。溺  
於數則道亦爲器。顧人所心契。謂何耳。宋人好談  
理。而寓簡筆談。困學紀聞諸編。事物名義精研博  
攷。不遺餘力。此何以說也。余友馬君仲履博學多  
通。奇篇奧帙靡弗采擷。少遊明德羅先生之門。覃  
思大道。而復以餘力爲天都載一書。蓋學古有得。  
不問遺經稗史。皆辨析之。歸於至當。非但小說家  
合叢殘小語。作爲短書。資談柄而已。此於子產萇



弘者流。固所勿論。卽前所稱三書。何能遠過。余恐不知者。謂仲履學道而淫於末也。輒弁數語於端以解之。

### 六書本義序

六書本義。句餘趙先生所著也。先生名古則。字撫謙。好古博雅。精於字學。國初修正韻。以聘至京。年二十八耳。而自信其說。不爲顯貴者所奪。竟移疾歸。宋景濂學士。深知其人。遣二子從之遊。然不能留也。居鳴山萬書閣。輯聲音文字通。一百卷。六書

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共武二十二年召還。



留也。居隱山。著書。階。輶。聲。音。文。字。通。一。自。卷。六。書。  
本義十二卷。童蒙習句一卷。洪武二十二年召還。  
嘗會解學士於羣貴中。語笑譁然。傾其一座。要人  
率目爲狂生。獨少宰侯庸大器之。特薦於朝。高  
皇帝曰。朕知之久矣。俟老其才而用之。顧卒爲忌  
者所擯。授瓊山教諭。以行。先生隨方指授。一時名  
賢流寓者。咸相推重。教以大行。稱海南夫子云。踰  
二歲。因進香入覲。上其所著書。高皇帝嘉納。下  
翰林看詳。當事者竟爲寢閣。亡何先生亦下世矣。  
惜哉。先生自謂聲音文字通。自秦漢以來所未有。



惜不可得。家藏本義習句。乃國初善本。楊生君貺。請刻而廣之。并屬余序。竊謂士於小學。固九流之津涉。六秬之鈐鍵也。秦之吏人。猶能誦爰歷滂喜。漢世童子。無不通急就。凡將至於今。而滅裂甚矣。昔人謂世無一物不識於書。而實無一人能諳其義。良可歎也。此編自班揚以迨勝國諸家之說。靡不旁采而獄究之。如許慎鄭樵。世所宗仰。皆去短集長。而發其所未備。雖去古甚遠。而與文奇字。猶髮髯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詁經訂史。糾謬砭

谷。皆必有蓄焉。惡能發者。君况童年。而知學。志不



身身身其遺意學者觸類以求之詰經訂史糾謬破  
俗皆必有藉焉。惡能廢諸君。既童年而知學。志不  
後人。觀其所好。與漢之通急。就凡將者。何異。余嘉  
其意而爲序之如此。

琴瑟合奏譜序

古之君子。養德與身。其具必備。與鳴和鸞。步有佩  
玉。燕居肄雅。頌非其故。琴瑟不去於前也。逮古樂  
放失。獨琴爲不廢。而與瑟並奏。則未之聞焉。旣翁  
之音。篋如已。萬曆己酉。時維初夏。參岳何公。敞軒  
墀。會賓客。各觴詠。迭陳笑語。甫輟新安潘子。偕其友



生以琴瑟進音諧節應澄清撫綏聽之者雖雖怡  
怡不知操者爲兩人樂之爲二器也聲動人靜樂  
酣酒醒和氣盈座清風襲人雖所聞在几席之間  
而希夷恬曠恍然遊於太古之上矣二三子甚樂  
之乃屬潘子譜之而委不佞序以傳焉余觀李贊  
皇論樂之有琴瑟也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  
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蓋八音之中簡  
有所重如此君子思斂其流放復於平和而成就  
古之道德必始於此焉決矣潘君能留意於世所

不講而申辨心吾以與古審音者司一辨亦可謂有



不講而神解心悟。以與古審音者同稱。亦可謂有志者也。

墨寶齋集驗方序

陸宣公在忠州。日集古醫方。或者謂爲謫居避咎計。不知君子深仁隱厚。畜積於中。譬之源泉。隨地而出。期於利物而已。而人情薄惡。動以爲有爲而爲。不亦陋乎。歲戊申。陽侯爲裁。舟行於塗。蛙產乎竈。人不聊生。甚矣。新安鄭夢圃氏。僑居金陵。捐橐中裝振之。已疫厲流行。民益大困。爲延良醫數人。



訊疾調藥。寘之通衢。賴以全活者。不可指數。尋念窮鄉僻塢。苦於無醫者。往往有之。因出所藏集驗方若干卷。梓之以行。余嘉其爲仁人之用心也。輒取余所有者。盡畀之。俾並以傳焉。夫善爲醫者。必識病情。識病旣真。故藥之所投。應手而差。後人不能識病。徒多其藥物以求中。如獵不知兔。廣絡原野。以幸一獲。鮮能濟矣。其或形證了了。不必明者。乃能識之。則又不守古方。妄爲增損。豈知古人製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

不真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



方君臣佐使致有精意。秋毫之謬。效懸霄壤。不可不慎也。得是方者。確與病合。當準而用之。毋以意更。昔李廣自負其能。行兵無部伍行陳。程不識則不然。斤斤尺寸。亦以無害。苟微廣之才。而惟意之循。其敗必矣。故吾非爲廣言也。謂夫不能廣而姑爲程不識。猶可以自全焉耳。

### 華嚴新論序

華嚴新論四十卷。李長者通玄所著。長者唐之宗子。須髯飄灑。眉目如畫。丹脣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裙博袖。徒跣而行。開元七年至太原。孟縣縣人。



高仙奴異之。館於齋中。每日食棗十顆。栢葉餅一枚。沉靜冲逸。罕接人事。踰三年。遷馬氏佛堂側。築土室以居。危坐者十年。一日囊經書出門。中道一虎馴伏。長者撫其背曰。吾將著華嚴新論。能為擇一善地否。即以經負其背而隨之。虎至神福山土龕而止。長者取囊寘龕中。虎妥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殆天設也。長者授毫之夜。齒出白光。以代燈燭。時有二女。容華絕麗。以白巾蒙首。日為長者汲泉炷香。奉楮墨。供淨饌。每食

畢。散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



畢散去。莫知所之。五載論畢。絕不復見。開元二十八年。長者年九十有六。一日謂里人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是晚煙雲密布。巖谷震蕩。飛走之類。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往候之。則端坐逝矣。嗚呼。異哉。南唐嘗寫論四十部。并圖長者像。頒之境内。其書世不甚傳。獨金陵殷宗伯秋溟家有宋淳祐刻本。趙大洲學士見而奇之。屬五臺陸公梓於嘉興。語人曰。此性命之極談。擬以衰殘身命供奉。總持不自計其根莖之大小矣。遇學者輒以此告之。蓋篤



好如此古本經論孤行原不相附大中歲釋志寧  
始以論合經如十翼參於卦繫左氏附於春秋鄭  
康成所云以省兩讀者良然顧非其舊耳新安潘  
景升氏研味經論亦既有年乃復取新論別為剖  
剔余念決疑十明二論皆長者為華嚴而作屬并  
梓之於是長者所著粲然還其舊觀學佛者之一  
快也嗟乎自心是毘盧遮那佛智自眼是佛文殊  
根本智自身是佛普賢差別萬行智自誦是佛音  
聲自聽是佛觀世音力自語是佛開不二之門自

念是佛不思議由通曰王力德不淮哉青而見習



聲自顯是伊勸世音力自語是佛說不二之門自  
念是佛不思議神通自在功德不離識情而現智  
海卽諸塵勞而證妙用大方廣體佛華嚴行當處  
現前匪從言索善讀者於是當自得之

### 崇德錄序

崇德錄者故太僕劉公少仕慈谿與廬江有惠政  
兩邑尸而祝之且相與詠歌之纍纍盈卷帙矣公  
子孝廉君東乃取公志狀銘表哀挽及請祀公移  
並勒爲一編而名之曰崇德志不忘也余自歲戊  
辰識君東京師投分甚深知余稔其世德也而見



屬爲序。余謂君子有所樹。無不徵諸人者。顧徵諸人亦難言矣。自小民而上官。則好尚異。自郡邑而京朝。則中外異。自郎署而禁近。則尊嚴異。得於此。或失於彼。孚於上。或拂於下。欲其交口並頌。相得而益章也。詎不難哉。公於兩邑。鞭笞不妄施。故豪強不敢有所騁。於單赤。無算器之餉。以干閭閻。則聞者不敢投以殮璧。居間之語。絕於耳。而竿牘絕於目。則請謁者退。而無所枉其三尺。逮歷兩部。承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邃密之宣索。下

而旁昵之段寄。皆至而上所呈。覈當事者。率易於



光祿其秩漸高而其難彌甚上而遂密之宜索下  
而旁昵之假寄沓至而亡所程覈當事者率惕於  
雷霆而不敢少伸其喙公獨折衷今昔爲畫一以  
上。肅皇帝欣然著爲絜令公之才與識何如哉  
公從南野洞山二公遊學既有聞故其表章慈湖  
風起來學絕非期會簿書之吏所能及當其久淹  
於俸相柄用之時而稍遷於時事清明之日識者  
方爲公歎而顧加指摘於其間亦不量之甚矣今  
去公且四十餘年兩邑祀公於名宦而吉郡若泰  
和復以鄉先生祀公謳吟思慕者同然歸之無異



詞至此而公論定已。夫一娼疾者之口固不足以勝愛公者之衆也。一時之頌公不如思公於數十年後之遠也。昔朱仲卿治行第一入領大農稱賢九卿乃自謂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問其時官嗇夫耳。問其所及則佐令平賦訟耳。以彼公卿大夫而不如親民者之流惠深也。則公之所得與世孰多。君東早謝公車屏居績學慨然慕陳新會鄧盱江之爲人噫公於是爲有子矣。

賀郡伯慕菴張公考最詩序

萬曆辛亥。邵陽慕菴張公。考最詩。二千五百餘。來真中郛。



萬曆辛亥。邵陽慕菴張公。持二千石符。來鎮中都。於茲三年矣。而中都之士民吏卒。自五州十三邑之老穉。感公之撫摩訓迪。恐一旦遷去。思相與狀公事績。請於朝。冀加秩大觀察。治戎斯地。當是時。上下愜心。人神歸德。義聲所播。炳爲良臣。可謂盛已。公自少種學績行。不事嬉遊。嘗以生民休戚爲已之任。凡所經涉。四民土俗之業。悉詢而究詳之。於其利病。瞭如列眉。嘗自矢曰。願得小國寡民。而試之。比於古之循吏足矣。已丑。舉進士。授舒城令。



仕進之初。年少氣銳。率以風裁自表。見公獨陰求  
民瘼。而拊循之。人所思者。華貫清級。公所求者。吏  
稱民安。是以含光蘊德。容貌若虛。甘常調。其如飴。  
惡趨競。而遠避。坐是迴翔中外者久之。而上終不  
能不知公也。念中都 聖朝之鎬京。畿輔之重地。  
特舉以畀公。則用故所蘊畜。見之施爲。以寬恕爲  
本。以誠明爲用。吏卒畏公之練達。而不敢欺。士民  
銜公之惠澤。而不忍倍。期年而仁信敷。再期而刑  
政省。三年而禮義興。風俗備。以故學校新。而章服

有等。可攝省而遠盜。自請下。退喬梁。畢傳。三。密載。



有等。句攝省而寇盜自清。下逮橋梁驛傳。毛密織細靡不盡力。繇初逮終。手爲目覩。悉以如志。子產理鄭。未及三年。國人猶謫黃霸。潁川前後八年。政乃就理。以方於公。所得孰多。昔召伯甘棠之頌。杜詩南陽之諺。莫不弦而歌之。載於往籍。班固序中興名臣。亦述龔黃等於將相。余與公自巳丑同門友善。今田廬丘墓在公部內。蒙庇寔深。重以別駕周公之委。敢以蕪語倡於簡端。庶公之德業與荆山泗水相爲亡窮。固古之道也。屬而和者並列右。



方俟采風者觀焉

一代亨衢上如君逸步超海空搏鶴翼天路壓星

杓大呂聲何遠元圭質匪雕帝鄉深仗節村步

仰鳴鑣鸞鳳方侔德鷹鷂耻自標士風回有漸民

隱切無聊筆為平反點燈緣總掣挑拊摩難自暇

延接不辭勞畝稔三農入家傳五袴謠蒲鞭束高

閣竹馬戲垂髻泗水波瀾闊荆山霧靄消仁風播

蘭茝高價重瓊瑤谷鳥行遷木場駒正食苗紫泥

書欲下鼎鼐待君調



神交館集序

神交館集者新安謝惟直氏集其尊人鳳山先生及兄一墩皆山兩君語也余髫年嚮學與吳伯恒司寇寔同研席時時道一墩之爲人已從天臺先師所始識皆山恂恂敦篤人也頃過古巖晤惟直因出斯集見示余捧讀之知鳳山因一墩受業甘泉先生之門甘泉與陽明倡道一時甘泉門人滿天下大都多謹守先儒之矩矱而止獨鳳山叔姪以自得爲心法講求於曹偶者徃徃多獨會之語



雖其琢磨於容止言動者未嘗不至而反觀默省以驗未發之中者拳拳焉則其所造詣可知矣繇斯以談學在實致其力而已不用其力則良知爲畫餅而第成玩弄之資實致其力則體認皆津梁而卒爲致道之具於二先生曷與焉近日學者敢爲高論而或疎於彝倫喜爲空談而不求諸實踐視三君子之言若易易然無足怪者不知三君子以近裏着己之功發簡易直截之學與出入口耳者萬萬不侔一難也當羣疑衆咻之時以其獨造

者言必切言不爲自且二維也蒙廷以絕學自目



者信心而言。不爲自阻。二難也。家庭以絕學自相。師友與二程三陸異代同風。三難也。余重惟直之請。輒不揆而題其端。惟直好古篤行。孳孳以表揚世業爲亟。亦可謂亢宗者也。

續刻兩蘇經解序

眉山蘇氏兄弟。以絕人之才。博古之學。作爲文章。旣已名一時。而垂後世。至其憂患之久。閱歷深而見理明。始取遺經而闡釋之。讀其書。誠足以發孔壁之精義。函洪都之鉅典。當與六籍竝耀於亡窮。







謂聖祖開天建學承古注疏與宋解竝頒學宮

說之舛謬者嘗一二指摘以示羣臣觀所輯書傳  
會選春秋本末未嘗顯主一家而士乃錮其聰明  
不復能曲暘其理抑已陋矣兩蘇以垂老貶徙之  
餘擺脫浮華洞見真實故能括綜經旨浸漬聖奧  
披體遺緒撝衍微響卽陰陽異體政教異術褒貶  
異宜以彼獨契於心邀會其趣引以旁通何所不  
達瞭然若游於千古揭肝膽而行何其盛也當其  
初謫梁國張公涑水司馬公輩三十六人得其文  
不以告皆罰金而兄弟連以貶黜其爲顛跌頓撼



去死無幾。乃窮經著書。從容自得。直以俟諸百世。而不惑。非深於道者孰能之。是時孟氏既歿。周程之說未行也。而得意忘言。爽然四解。徃徃漢唐諸儒所未及聞者。余以為斷斷乎非訓故家所能及也。媿余寡昧。不能發古人之蘊。姑述國制之無偏主。與是書所以顯晦。令學者精心求之。其於侍御公表章先詰。嘉與後學之意。庶幾其無負哉。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二 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目錄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贈郡伯愷衷黃公考績序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序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贈歐陽獻之序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王封翁八十壽序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壽戈夫人九十序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壽金母六十序

張梅友翁壽謙詩序

易簾言序



張栢友翁壽誥序

易纂言序

山原羅氏族譜序

秣海披沙序

刻子由古史序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晏氏家譜序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大為宗尊相出臨王公集

奉觀大宰限公集

依于由古史

林藏姓

山泉難為

良樂

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三

序

送翁郡侯周埜之撫州序

自世之逐末也。君子矯以反本之論。彼以爲事之  
猶於理。而器之下於道也。夫當執器滯言之時。有  
人焉。能反而求之。廓然外遺。乎有物之累。而洞然  
內觀。於未形之本。其眡擬議矜綴。似而非真。多言  
繁稱。勞而迷始者。豈不遠甚也哉。敝且吐棄事物。  
索之窈冥之鄉。以爲道。二者之本末。則必有分矣。



總之聖人之所不與也。翁侯周埜筮仕興化以令高第徵爲秋官郎者五載居恒廉靜寡營有以自足。非意迫之而有不動。囂然誘之而有不起。不謂無所得矣。徐而察之其裨身應物嚴毅粹密未嘗以爲猥細而務擺落之爲快。侯之意豈不以器下於道猶不如卽器而道之爲至也。事猶於理猶不如卽事而理之爲至也。噫侯之於學深矣。余覩世儒依憑之勞摹倣之似旣難以內愜於心若夫融釋未臻以此合彼冀以諭人於精微而令其向道。

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



詎可得哉。古之至人，超形數而與造物者遊，乃其  
運動樞機，反一無迹。卒使三靈被德，而不知蓋無  
末非本，何末可逐。無本非末，何本可反。此所稱一  
貫之宗也。侯行矣。出政發慮，粹然一稟於道德，令  
體用一原之學。至侯而益顯。庶幾二視吾學者，其  
有所聞而自覺也哉。諸君子與侯昆仲爲社，相與  
祖侯江干，而屬余言以導其行。

贈郡伯愷秉黃公考績序

論治者，惟寬嚴兩端。大都得於性之所近，而甚者



或更相非也。余以爲顧所施用謂何耳。譬之治田。蔓草不圖。安用錢鏹而加之。良苗則殘。譬之理弦。切響不聞。不成音調。而盡廢浮聲。則絕。持此以言治。何莫不然。太史公傳循吏。以子產爲稱首。當時謂爲鄭母。及問其政。則鑄刑書。抑強宗。定疆辨分。凜凜然飭其民之恐。後彼謂非是。無以行其惠耳。嶺表黃公愷。衷與余同舉進士。積而至今官。其貌恂恂然。其口悛悛然。如不能道詞。其臨下也。熏然慈仁之君子也。窒邪竇。瑾私鏹。不以秋毫煩其民。

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



慈仁之君子也。室邪竇堦私鑄。不以秋毫煩其民。訟庭稀簡。輕徭而薄賦。乃水災猝至。民不聊生。輒傾廩庾賑之。不遺餘力。民賴以全活者甚衆。至臨視學宮。程其稅業。造寺築塔。諸可裨於士者。卽形家者言。亦所不廢。公之愛人至矣。乃其剔吏姦。討軍實。則斬然如崖塹之難犯。方饑者起而攘斂。一時大吏非獨不爲辟。而加從吏焉。公以謂亂不可長。亟擊之。而民以大定。荀卿氏有言。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理人。故惡人之亂之也。以彼急小譽而忘大體者。如數錢之錙。而任大烹。駑駘



之駕而馳峻坂以之方公奚啻霄壤故公惠洽於  
烝庶而精感乎天地拜火火滅禱雨雨澍使劉昆  
諒輔之事載於史策者於今親見之可謂盛已頃  
歲冬公滿三載績將以其課最上於司功余氏兩  
孝廉荷公知遇為深則屬余一言以贈余觀公持  
養其氣度而絕去乎瑕累其本勝矣故推之於政  
寬猛具宜而操縱在手豈與材局一隅而可以節  
量者論哉主上方選良二千石以次為公卿公  
行矣夫不見矜寡孤獨之可侮則亦不見崇高富

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



行矣夫不見和寡孤獨之可侮與不見崇高富貴之可奪。煦然有如傷匹夫匹婦之心。然後能當震撼擊撞之衝。而勝遺大投轄之托。其爲函牛之鼎。而實禁鬱薦禋祀。以發聞馨香者。必公也。其爲屈產之乘。而過都歷塊。令千里無留行者。亦必公也。

贈太守謝二室公入覲序

漢設博士。置弟子員。屬所在二千石。科察之。自魏晉以逮。國初率循漢舊。得以便宜。勸作學士。論次行藝。詔下求士。謹察其可者以進。正統中始設



憲臣董學事。然歲僅一至。而養士之政。非守莫任也。頃獨徭賦獄訟之知。而置士於不理。譬之治家者。知問耕織而不知問讀也。則亦非亢宗之術矣。嶺南謝公守和。未期月耳。諸政務斧斷節解。業無不迎刃而理。於庠序宜未數數。然乃諸士烝烝嚮風。惟恐後此。何以故哉。善治者躬行爲上。條教次之。儻厝置失宜。且則羣士解體。何者。州之編氓。皆弟子員之父老子弟也。居恒屈首閭巷於上。所厝施卧起相聞。豈必戶喻以眇論。而後化以彼。眡公之

愛民若慈母之腹。匪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兼如竊



臣起和聞豈必尸喻以取論而後化以彼眠公之  
愛民若慈母之腹。庭子惟恐其殘之也。其廉如竊  
脂之穀。騶虞之肉。自其性所不欲也。里甲之冗費。  
史胥之放橫。負重者釋肩。而咆哮者不敢出於柙  
也。父傳子語。目擊耳聽。以嚮若彼。以今若此。有不  
心服而顧化者。非夫矣。况公以時按視學舍。葺其  
殘破。膏油旣廩。靡不豫給。養士科條。篋不具。舉士  
之於公。如子之於父母。不控而自察。無欲而弗得。  
以此討多士而訓之。令循理守正。有如螺贏螟蛉。  
旦穀而夕肖。其何日之有。公奏最將北征。二三子



戀戀不能釋也。奉博士王君啓中命，徵言於余，以  
緩其行。余謂今之良吏，必積久乃徵，公之蒞政也，  
新卽課最，司功於遷擢，尚有待也。少宰楊公方秉  
黜陟之成，其爲世得人，意甚盛。公之來也，楊公實  
擇之，有不久任公以慰邦人士者哉。二三子母務  
柅公之轍，余知維仲之春，公馬首且復東矣。

史記 贈少司馬見庵張公督撫二廣序

廣東西爲古百粵地，於中國畔服不常。秦嘗出五  
軍開南粵，卒不能就。至國朝，虞周漢唐所不能

致者，奄而有之。治豈重臣出無其也。真頭青爲付



致者奄而有之。始遣重臣出撫其地。冀顓精爲拊  
循計。顧地闊而權分。無能以其心力。聯五嶺而爲  
一。以成運臂使指之勢。故總督之設。時置時罷。而  
終莫之能廢。有以也。今天子以無外爲治。加意  
南服。尤勤。因開府之缺。簡命吉州張公以往。蓋  
授鉞而體勢尊。賜履而圻域廣。可謂重矣。公屬某  
等。以公戒行有日。委余爲贈言。余考馬伏波平女  
側貳。條駁漢越異律。與爲約束。甌越人奉爲馬將  
軍故事。李衛公慰撫嶺南。震威武。示禮法。民遵其



教不敢忘。豈秦之智力出此兩人下哉。以彼意不在民。而獨犀象珠璣之求。故也。盛明人才度越前代。卽任此者。指不勝誦。故王公。翺韓公。雍朱公。英秦公。紘劉公。大夏王公。守仁彬彬輩出。豈非地雜夷獠。姦宄莽伏。撫御非人。則憑山據海。相煽而爲亂。不得不慎。簡其人耳。公爲人爽朗平直。居恒從容簡易。而遇事輒霆決斧斷。不爲回變。故人畏其法凜然如冰雪。而懷其德溫然如挾纊也。往留都有羣不逞之徒。雖罪人斯獲。而餘黨尚在。公一以

寧靜鎮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



有。不。造。之。徒。雖。罪。人。斯。獲。而。餽。黨。尚。在。公。一。以。  
寧靜鎮之。是時公若緩收一時之效。未嘗盡出其  
才也。而所部卒以無事。蓋不用其才。所以爲大才  
也。然則比肩先達。方駕馬李。皆其能事。而公且無  
難廣矣。或者疑秦越人之已疾也。必先腹心。後手  
足。粵固要害。手足也。而捐公以予粵。則何居不知  
縣官以右秩畀人。而大用之也。必使之積功以待。  
蓋前所稱數公。率位極人臣。聲流天下者。皆其勞  
烈風猷。顯白交廣。以爲之地也。昔漢宣帝察蕭望  
之明經持重。材任輔相。而必試之馮翊。安知公上



之意不竟出於此乎。余為粵賀得張公。又為公賀得粵矣。

贈關侯晉嘉興郡丞去全椒序

為令者。上有監司守相之臨。而下有士民之戴。或士以為賢。而稽諸民心。莫與也。此足以勸士矣。而未能附眾也。或民以為賢。而攷諸士論。莫與也。此足以厚下矣。而未能作人也。至士若民交口賢之。而監司守相者。又往往與之相左。蓋悶悶之政。可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

上。而未必可以得民。為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



以信於下而未必可以獲上察察之政可以市乎  
上而未必可以得民爲吏於今者不亦難乎南海  
關侯來令全椒爲人恂恂儒雅不類法吏導民於  
相收養必以本業以教化磨揉其民必先孝子貞  
婦邑有賢祠歲必嚴祀之以爲常黷序橋梁有所  
圯廢輒捐俸橐以葺不輕以煩民也一切倚敲朴  
以爲威事鉤擿以見察者曾不一出於政而未嘗  
有不得之伏漏失之科一時政平訟理流聞圻輔  
間上之馳檄而獎與飛章而薦者屢矣孰不謂清  
華禁近之地旦夕可冀且峻陟而大用無疑矣而



僅得丞嘉興以去。於是士若民咸不能平。又戀戀不能釋也。而屬學師某某請余言爲贈。夫侯之當峻陟而大用者。其理也。未卽峻陟而大用者。其遇也。何者。秉禮以事貴。好諛者必將嘆之。明憲以禦彊。骯法者必將沮之。卽有知侯者。以街談巷議之。微常不能勝。貪人妒婦之口。然而侯之心則無愧矣。徇職之與干時。守官之與媚上。亦旣擇之審矣。况乎弔詭爲名者。其效速而情見。必敗。悃愾無華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避之不得。

而乃以一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鄙丞尊官。



者其味長而久。益見思峻陟而大用。恐過之不得。而乃以一時程效也。不亦固乎。侯行矣。郡丞尊官也。品秩章服中大夫也。蒙成於郡牧。則歲月暇而養日裕。俯臨乎州邑。則體貌崇而道日行。自是功敘熙亮。官方備修。益以自克而無怍。雖喜佞惡直之人。惡得而終掩抑之。侯尚自信昔之所守而竟獲上之峻陟大用。以伸余說爲世之惴惴者倡哉。

贈關公晉嘉興郡丞序

蓋君子之才。其成於天。若人者。常相半云。譬之純鉤。明鏡。擊之不入。燭之不見者。未入型也。迨夫加



之砥厲粉以玄錫則斷犀兕。兕察毫毛無不可者。孔  
明有言才須學也。豈不信然哉。嶺表關公以名進  
士。來令全椒。先後歷數載。所閱監司部使者無不  
占上考。治行亦可觀矣。而晉丞澍之嘉興以去。知  
公者謂非所以優賢備而勵官方也。相與嘆息之。  
余竊以為不然。古雖賢聖亦必歷試而人乃信之。  
次者漸摩諳練。嘗於艱難者備而歷乎歲月者深。  
斯識洞而材無不達。全椒俗儉而土瘠。固昔人所  
稱貧僻地也。以公之恬靜卧而撫之。庶幾老氏所

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土而樂其俗。至壽考。



言小國寡民。甘食美服。安居而樂其俗者。至攜李  
非滌比矣。以土風則南北異。以習尚則儉靡異。以  
物情則淳薄異。公自此之彼。所爲開廣其心胸。堅  
定其志意者。將於是。在豈當事者謂昔之事簡務  
稀。不足以盡公之緼。必更之繁劇。要鉅之地。使自  
見其盤錯之用歟。抑以練達其材。而大就之也。夫  
習俗異宜。且不可易者。理淳漓殊尚。不可間者。心公  
之條悉職事。而蕩滌壅滯。使民謳吟蹈舞。而不忘  
業。已效於前事矣。自是與其守長同心。合德勞之。



獨任而事出於交修力之專成而謀本於叶贊所  
治彌廣所及彌衆。天子亦彌信公之大有所為  
而還之禁近有日矣。然則劍割鏡朗公固自有而  
謂是行為砥錫也。豈不宜哉。縣人某某屬余言贈  
公。且謂吾曹意公不能無稍間。而公未嘗以屑意  
也。噫。余且不待砥錫而决公為大受材矣。

賀大郡伯騰江余公考最序

昔司馬子微之論治也。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  
至於無為。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

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為漢宗



至於無爲。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則天下治。其說本之道家。昔曹平陽爲漢宗臣。其始治齊。實用黃老術。卒以安集齊而成相業。其事甚偉。及夷考其行。他無所槩見。惟無擾獄市而已。惟覆匿人之細過。細文深進。長厚而已。賓客之欲事事者。令不得開說。以爲常而已。以彼挾智任數。出百方以求理者。曾不敢望其一二。嘗深惟其故。民非治之難。能不治之難也。古云烹魚而騶之。則魚爛。爲國而治之。則民殘。然非去健羨。詘聰明。泊然自守者。孰及知此。乃今得覩於余。公矣。公



爲姑孰淳簡超詣與之接者道義之味真可滌勢  
利之腸而澄煙霞之致僉以謂郡國守相非動聲  
色役心志莫可定公顧閉閣雅歌若無所厝置於  
胸中而爲之屬者亦志定神安無恹情於承迎者  
久之而供者無所匱於財役者無所疲於道病者  
起困者蘇閭閻之中悠然安於無事而靡知其自  
蓋公無皦皦之名以干上無煦煦之情以媚下捐  
智故而害馬去斥文采而盜竽息其斯而已矣余  
聞軒岐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

虛以寺之。不爲勿先。故內幾登外骨消。是用因之。



聞車歧之攝生也。勿焦心以耗氣，勿役神以煩形。

虛以待之，不爲物先。故內機澄外，滑銷是用。因之術也。公治樵悴之民，獨持太上之柄，運斤於匠石之意，指而解牛於庖丁之神理，不假聲色而圻輔之民晏如。此古之所謂善因者，非耶？史稱河上丈人學黃帝老子四傳而得蓋，公教於齊高密膠西爲曹相國師。余不知公學所從授，而方之平陽所施用，如出一轍。故余斷斷以公爲知道者，不虛耳。當塗令朱汝鰲氏，余門人也。以公奏最之日，偕寮友魏君士前王君柱往賀公，而屬余以言。余觀公



所得蓋古執樞秉要而佐其主以南南面臨民之道也。一姑孰之理。胡足以盡公。三君幸語公舍人趣治裝。天子行召公相矣。

贈歐陽獻之序

歐陽獻之。余友鄒君爾瞻弟子也。客歲來遊辟雍。爾瞻以書介於余。言生是行也。於山見鍾陵。於水見長江矣。於人不可不見吾子。嗟夫。爾瞻固人之鍾陵。長江也。其何有於余。屬余有幽憂之疾。不能與獻之時相見。甚念負爾瞻之委也。久之。獻之輸

此頁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為贈。夫豫章之人多矣。



貲入秘殿。將北行。索余言爲贈。夫豫章之人多矣。獻之獨師爾瞻。金陵之人抑又多矣。而獻之又以余爲師。余自度無所取。不知獻之所求於爾瞻者何在也。世之知爾瞻者。以其氣節文章。云爾然慕其氣節文章。而忘其所以。雖得其近似。而戾於道者。往往有之。未見戾於道。而能有立者也。知道者。於心無所苟。於物無所蔽。惟無苟。然後能外成敗。而自信其守。無蔽。然後能撤氛囂。而窮性命之秘。蓋虛其中。以遊世。而文章氣節從焉。倘不能無苟。



與蔽也。囂凌串狎之習。與便辟燕遊之侶。得乘其  
前。文章氣節之志。吾知其不能終已。况其進於是  
者乎。此余與爾瞻所不欲聞也。夫學者三復遺編。  
見瑰瑋卓犖之士。未嘗不臨文慨慕。不一快覩之  
爲恨。顧當吾世而失之。可不可也。獻之之京師。踐  
清華。居近密。不患無貌言以相史。故余輒及此。試  
以質之爾瞻。

賀沈君鳳岡舉明經序

國家罷前代詩賦。獨羣多士。以經術造之。好古者

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



嘗患不足收博雅之才。余竊以爲不然。詩賦浮華薄技。稍有才者。可以猝辦。至於經術。非緼藉之深。不能入。夫惟緼藉之深也。高明者浸漬日久。旣可化輕俊爲敦厚。沈潛者磨厲已至。亦能矯頽墮爲奮迅。所以均節人才之有餘不足。令得其平而用之也。國初名公巨卿。勲業爛然。率繇此出。豈詞華末秣之所能及哉。近世士習巧僞。經術之中。復出歧逕。以濠上竺乾語。采掇而離合之。以相矜嚴。此與詩賦靡曼之習。亦奚以異。主司者。或爲其所銜。



而窮經之士始詘矣。余友沈君鳳岡少承侍御公  
庭訓卓然以經學名其家。卽漢儒之專門講授不  
過也。循循雅飭自結髮以來無一發言舉趾之失。  
事父母友兄弟於古之六行殆兼其實而不必居  
其名。所稱經明行修者非君其誰。藉令有司能得  
君而薦於朝。詎不爲世道賴哉。顧學使者時時推  
轂君而都試。輒爲有司所遺。君顧不以屑意。其修  
於經與行自如也。頃歲乃終不能不爲有司所知。  
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 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

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騄駼置之室中不能捕氣



而以明經貢於禮部待命上親試而用焉蓋君之  
行其志有日矣。夫騏驥駉駉置之室中不能捕鼠  
也。負輓而趨則一日千里。干將在篋拂鍾不錚試  
物不知異日者。斷蛟螭截犀兕豈異物任哉。用與  
不用也。吾鄉乙公瑄張公祺丁公鏞沈公庠王公  
鑾諸人始皆以明經進。迨揚于王廷。遭時遇主。科  
名遂擅天下。故士患無實耳。謂學行如君而竟泯  
泯焉。吾不信也。同社諸君子喜主司之能得君而  
君之進而有所爲。於是始也屬余言以賀。遂書而投  
於君之左。驂。



王封翁八十壽序

遷書錯綜千古。以醫著者。財兩人。扁鵲所從。授禁  
方。甚怪。而不能令終。倉公意術。動人主。詔問所爲。  
治病驗者。幾人。意縷縷。自言其於齊王陽。虛侯。濟  
北。菑川王尤。習兩人。國工也。而無子。意賴其女。緹  
縈。僅以全。豈史公所謂美好不祥。而匿迹自隱。亦  
有未盡然者耶。會稽王封翁。故儒也。而隱於醫。嘗  
冬雪歲饑。閉門僵卧。識者以袁安高之。祠部廉其  
術。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

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晉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



御補太醫院尋令護諸邊卒已改比部護諸囚賴

以起者不可具數最後晉益王良醫王貴倨甚然  
博雅重儒術於公不冠不見也久之翁意倦游嘆  
曰吾何以曳裾王門爲哉遂解所職歸而翁諸子  
長業任讀矣乃撫之而喜曰吾非不能濟人之顛  
連天遏也譬之涓涓之流及者幾何與其日活一  
人焉俾一家悅之孰若於林林者噓枯回生俾鬱  
而不舒者暢然以泰勞而憊者充然以完之愈也  
爲課子學業夜分不輟於是諸子皆有立而伸成  
進士爲吏有循良聲自是爲國宣力起生民於凋



瘵而竟翁志者。殆未艾云。夫扁鵲倉公。世以爲神。翁知病良惡。論藥用所宜。旣不屑如倉公。自言術高下未決也。獨兩人所至。以伎見疑。翁超然如鴻飛冥冥。不可繒繳。則其處之者。蓋有道矣。翁所事益王。於濟北菑川等耳。濟北菑川。未聞視倉公以殊禮。而益王者。顧獨以國士遇翁。倉公不能脫屣於尋常交接之中。而翁乃能見幾於殷勤設醴之日。此其賢於昔人。豈不遠哉。倉公以一女保其身。翁得三子繼其志。心神恬愉。腠理宣暢。行年八十。

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



翁得三子。繼其志。心神怡。愉。腹理宜。暢行年八十。而康強不衰。有以也。夫先是翁誕辰。余嘗以言賀矣。至是兩易詞。無愧色。詩不云乎。酌以大斗。以祈黃耆。翁其強精神。加匕箸。以長視其子之爲民福也。

壽鄭君夢圃六十序

余讀太史公書。至魯猗氏。宛孔氏。宣曲。任氏。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彼三數人者。其心計智數筋力。勞畫。非卓犖丈夫子哉。籍令在勢處顯。以其精於廢著者。厝之事功。與授之握筭。不知縱橫者。不遼。



絕甚乎。而第隱其才於生產作業所施用不得與計。研范少伯之流。齊芳而並譽。則其遇然哉。夢圃鄭君。世居新安之巖鎮。事親以孝。聞事兄若拊其兄之子也。以友愛聞。少讀書。遊成均。奕奕負儁聲矣。已母夫人以父兄故業。勉屬之。念金陵淮揚往來。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四十年。無何擁高貲。不啻倍蓰什百於前矣。君歎曰。吾之不獲志於儒。命也。然積而能散。以無忝於先人。則命如我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

周貧振乏之間。閭里戚黨無弗濡潤者。客歲新安與



和何故家比素封侯服玉食悉謝不爲而以盡之

周貧振乏間閭里戚黨無弗霑潤者客歲新安與金陵苦旱且潦問之饑者曰微鄭君無以食也問之寒者曰微鄭君無以衣也問之病苦者曰微鄭君無以有起色也於是學士輩咸曰吾白首鉉槩曾不得少效之民而君饒爲之儒何爲哉儒何爲哉君遜不自居曰此母夫人志也余益爲之大息云至是歲二月六日君覽揆之辰則行年六十矣子太學之槃謁余言爲壽竊謂范少伯功成身退三致千金散之貧交疏昆弟古今以爲美談君之



所施與已遠過之。其功業不逮則所乘之時勢使然。非才不足也。夫吳會上遊江左揚其芬。天都遐躅新安控其勝。卽好遊者不能兩有之。君少挹豐溪之秀。長攬白門之奇。今雖老矣。倘回盼梓里。則白嶽黃山。落其牙頰。遊目帝鄉。則石城鍾阜。任其杖屨。不知太史所書諸人。有此樂事否。况君子賢而有文名。聲籍甚。必能竟君之志於異日。此又魯宛之所不兼。宣曲之所未睹也。傳稱計倪范蠡。皆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

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



久而仙去。雖難必其有無顧思不分。則精神不溢。則實蓋治生之通於養生審矣。而君種種功行。又足爲之地。惟益勉之。余不獨以難老爲君祝也。

董母丘夫人慈節序

節之旌也。有衆人之論。有王者之制。有君子之書。詩包列國。春秋二百四十年。以節著者。僅僅共姜。紀伯姬兩人。君子之與善。雖至而亦可謂甚嚴已。兩人者。不二心於生死存亡之變。而皎白完善。以報所天於地下。謂其與日月爭光可也。然必挺立於艱危困阨之秋。能振其遺孤。使門祚起而宗祊



延。是又才足以輔志而兩人所弗逮矣。以余觀董夫人有異焉。蓋婦之殉節多齒之既壯與戀戀於夫家之有而不去。夫人之稱未亡人甫二十有二。孤甫六齡耳。矧睨而奪之者日萬方於前。譬之孤根生嵌巖嶽。寄之中。欲透復縮而嚙以霜雪。戕以斧斤者相尋也。乃能亭亭獨出自全。其干霄之勢可謂難矣。當是時牟利者羣闕覷其旁。夫人自計死與生孰重。已再計貲與嗣孰重。盡捐橐中裝予之。手緝纏爲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其

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比其才與志爲何如者。久之



之手。繼纒爲活。冀孤可全。蒸嘗可續。孤燈敗帷。其

心而不悔者數十年。此其才與志爲何如者。久之。銓部君生。夫人則旣老矣。念其孤。復取而襁褓之。卒斧藻其才。而以亢宗聞天下。使兩世之教成於一人。又可謂難也。以故奇節之所震曜。醇行之所漸漬。信於家族。動乎里閭。鄉評歸之。曾無異議。是歲。天子。上。慈宮徽號。舉海內義夫節婦旌異之。郡圖以狀來上者甚衆。銓部君欲以請。夫人遽止之曰。是婦道當爾。敢有他覬。且名吾之節。而暴人之短。吾必不爲。銓部君進之。不得命。而退弗寧。



於心念三三鄉大夫固齊魯質行而講於仲尼之  
術者也。就而謀其宜否。僉曰慈與節。夫人之媿也。  
媿而弗居。夫人之厚也。若旌爲王制。非子之私謁。  
而亦非夫人之所得拒者。何謀之與有。於是銓部  
君特以疏聞。主上俞其言。下所司覈實旌之。夫  
人修於閭胥之間。而名徹於九閭。處於海陬之  
遠。而節表於四國。匪獨媿節可稱。而存孤之義得  
君之褒。蓋方駕古人。而不啻過之矣。鄉大夫以爲  
桑梓之勝事。不可無述。而屬余以言。竊謂惟夫人

矢志立孤。含真蹈義。以有銓部君。見天子。惟銓部君



矢志立孤。含真蹈義。以有銓部君父子。惟銓部君  
父子。率誨績學。名成身立。揚於王庭。以知有夫人。  
明主敦節閔孝。褒及遐阻。以有茲恩命。余忝史職。  
不列其事。是無以光昭君賜。隱夫人之志。而沒君  
父子之孝也。故不辭而序之。以附於詩與春秋之  
義。庶幾異日傳節義者。有所藉手焉。

壽戈夫人九十序

士有甘藜藿如五鼎。處圭竇如夏屋。充然恬然而  
人世之浮華。不足動其一盼者。此非獨所守之介。



亦其道足以自勝故也。然持此以事親，果能以必合乎哉？有矜放之母，然後可以遂巖壑之高；有尹焞之母，然後可以薄口體之奉；挾已之所見，令父母與之同而無間，是君子所難冀而事之不可必得者也。子知所以自重，父母知重其子之所重，兩得而俱安。於余友雲川君之母，夫人見之。雲川君羈非以學行聞在諸生間，孰不以進取可旦夕冀久之不售，輒眷然上書以病自免。上下欲挽留之，莫能得也。夫挺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遜，懷巖廓之

寶，踵輿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在闡之意，倘



莫能得也。夫擬夔龍之器，襲木柳之遊，懷巖廟之寶，踵輿篠之遊，君之意蓋已遠矣。第庭闈之意，倘不在是，吾自決其志，悍然顓行而不顧，亦豈君子之樂哉。而余聞母夫人不以爲迂也。以彼眡華廡之颺馳，不異乎蘧廬之托宿，都邑之輻輳，不異乎谿谷之幽棲，東西之陌，南北之阡，有盛車騎從，僮奴喧赫而過市，歌鍾笙竽，遞奏繁會，聚賓客而迷昏旭，夫人聞之，若無覩也。蓋种母以子聚徒講業，名動朝廷，爲深恥，而尹母亦曰：不知子者，以祿養知子者，以志養也。夫人之所見，詎出二母下哉。然



則君之引退實母所深欲非獨不爲迂而已雲川君少聞學於耿羅兩先生與和靖之授受業無以異頃與方外者遊玄宗釋部冥契於心又若無愧於明逸然者子之所願順乎親之心母之所安發其子之志是可謂人倫之具美而古今所再覲者矣是歲八月某日夫人設悅之辰而行年九十矣夫人受氣旣異又世俗所欣豔無少嬰於懷其久立而長存無足異者而余言何能爲有無顧余朽鑿於世亦有類於雲川君者或夫人之所不鄙也

其直然而舉一觴也夫



其迨然而舉一觴也夫

鄭母吳孺人八十壽序

仲尼稱仁者壽。蓋理所固然。世或疑爲不盡合。非不察於理。則自所激云爾。共姜曹娥。皆天壤英胤。靡繫年所。自非然者。則天佑純德。安可誣也。新安鄭翁。以鹽筴起家。負長厚聲。溪南吳孺人來配。會家中落。孺人曰。君以素封之家。坐而食貧。非算也。母夫人色養。吾自任之。輒傾橐中裝爲行資。鄭翁得以肆力積著。無內顧憂。孺人爲之決策也。居恒



歎曰。富不自行。而肩貧者以行。貧不自乳。而代富者以乳。此吾所不平。故孺人雖饒。而二子一女。率自爲乳。其卓識類此。察長公之精計算也。次公之任讀也。其賈荆楚遊。辟雍。各以材受職。久之。則遞往以均其勞。兩君唯唯。無敢後。孺人有壺材。而兩君綜理勤毖。家道勃興。於是人望鄭氏之廬。隆然矣。孺人始聚族而謀。創爲宗祠。妥先靈。合羣族。已而以災告者。室之。餓者食之。不能櫛者。斂之。構亭甃塗。諸便人者。靡難不舉。頃陽侯稽天。孺人曰。人

苦墊幾。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



苦墊饑我獨能下咽乎。出其餐錢至千金分賑貧者。嗟嗟財者人之所不學而同欲也。非纖嗇不能聚聚矣。未必能散。范少伯非恢奇卓犖人哉。策其子曰。苦爲生難。必重棄財。孺人故折節爲儉。致有畜藏。乃好行其德。出多而愈不厭。斯固哲人之義舉。丈夫之偉節也。夫千人所指。必蹶。衆口所頌。必昌。頃中外戴孺人德者。祝頌無異詞。神采康悅。謙御襲盛。躋於上壽。有加無已。天植善人。曷有不殷也哉。昔鄧訓耀名於河渚。劉翊顯節於故。知皆忘。



已活人。奮身將相。余不及從。長公遊。聞與夢圃君。咸好施樂義。克紹母儀。若子英朗。積文奕世。益茂揚華。售瑜豈無時耶。茲請銓敘。因出所論著於篇。知仁壽之理。必有合也。

壽金母六十序

易與詩之言婦德也。曰無攸遂。在中饋。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豈不以坤道無成。其斂縮儉退。義固然耳。顧古今才節表著。載於史策者。不可勝數。此何以稱焉。余嘗以臣道觀之。周公孔明。當武王

先王既逝之後。藉令一意良。載以負寸。毛之重。將



先主旣逝之後。藉令一意退藏。以負付托之重。將  
內愧之。謂何而欲引含章以自飾。其誰信之。海陽  
金母。邑西璫溪里人。年十九。歸潤吾君。新安故習  
賈潤吾君。少卽逐什一。往來松澗間。終年無寧居。  
種種家政。一切母綜之。年三十而寡。拊孤持門戶。  
衆且謂非婦人之能。母仁足以柔。強禦智足以解。  
勞難禮足以修。睦嫺莊足以行。慈愛卒之。教行於  
子姪。而義聞於諸姑。譬之寒松老檜。出崎嶇嵌巖  
之中。飽霜雪。歷寒暑。以成其干霄凌雲之勢。可不



謂賢哉。大氏處變非難。識所處爲難。母辛苦備嘗。撐拄凌厲。閱百罹。以自全者。其識勝也。方潤吾產。未饒。母悉脫簪珥。愆愆爲業。轉徙積居。佐成其畫。子三。人才人人殊。宜賈者賈。宜儒者儒。因人成就之。雖訓誨諄悉。第以溫言諭誠。不輕譙訶也。王父母物故。母寡居。襄大事。匆睨者多。謂其難。顧戚易。咸備。觀禮者。嘖嘖歎服。母之賢名。益噪於里閭中。以此。今歲母春秋六十。陽月旣望。其設帨辰也。子太學生守道。與余交。因謁言。以先酌者。余無以復。

竊謂古甚乎。截髮剝膚。厚賓客。成子。各是意在勳。



竊謂古湛母截髮剝薦厚賓客成子名是意在勳  
業孟母三徙其居斷織示警是意在聖賢惟太學  
擇之異日者凌跨時曹拓光先業母之代終者庶  
幾有成而壽與名永又不在歲月間矣守道曰唯  
唯遂錄其說歸而爲母壽

張梅友翁壽讌詩序

新安張翁少擅文名長逃酒德不貪爲寶均咳吐  
於珠玉無事爲貴等軒冕於土苴顧獨專一壑以  
自娛與梅花而投分豈非以西湖逸種搖八卦之



祥風東閣靈葩沃三危之沚露貞操懸諸日月孤  
芳遠於埃壒非凡卉伍哉翁居恒登塊坵踐莓苔  
寒山四絕樹影橫斜古木千年梨雲冥漠固已得  
林間之奇趣當人生之稀壽白下諸子聞而高之  
蓋金昆玉友咸稟太丘之教異地通家并是龍門  
之客松年喜茂梅讌非遙請諸文會之遊共賦當  
年之事輒爲敘引綴在篇章

易纂言序

易者象也昔聖人蹟天下之故窮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



易者象也。音聖人。既于下之。故窳造化之隱而其

妙有難以言示者。於是擬諸形容。若身與物皆取而寓之於象。象立而易斯見矣。蓋不求之顯則幽不闡。不取之近則遠不明。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象也。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而詞與占皆舉之矣。鄭康成易傳九卷。一主於象。王氏之說盛行。而鄭學始絀。至顏延之爲祭酒。一以輔嗣爲師。非是族也。不置學官。而目擊道存之旨。日微。陸澄有言。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一以象數爲宗。不此之求。而欲以明易。是負笈者之妄人也。



洛誦之流沿而不返。近世復有理數並言者。是索理於象外。而不知其非二物也。吳幼清氏洞契於斯。作纂言一編。總若干萬言。而一決之象。超然卓詣。絕不爲兩可之詞。稽疑抉奧。契於我心者。抑何多也。學者執是以求之。則可以見義文之心。見義文之心。則能見天地之心矣。義文之心。卽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卽吾心也。見吾心。則見易矣。噫。非極深研幾者。其孰能知之。幼清嘗曰。吾於易書用功。久而下語精。其象例皆自得於心。又曰。吾於書

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



有功於世。視易爲猶小。吾於易有功於世爲甚大。  
學易者弗刳心於是。如舍筮而求魚不可得也。余  
藏是本數十年。考功陳蘇張三君。以通經學古爲  
心。梓之以傳。而余復屬友人黃應登氏。校讎至再。  
其於是役勤矣。因并著之。

山原羅氏族譜序

吉安稱文獻邦。自昔爲江右重。明興以來。諸羅氏  
偉人。項背相望。如學士公復仁。司空公汝敬。都御  
史公通。文毅公倫。文莊公欽順。文恭公洪先。先後



以德學勲業節義文章彪炳於時。又並為吉安重。然各自為宗。所繇來遠矣。其在山原則從宋景祐。逮今二十餘世。絲聯繩貫。代次可攷。若今給諫君。大紘所譜是也。按羅之先。以國氏者二。一有熊氏。一姁氏。有熊氏分封宜城。春秋沒於楚。散居蜀漢。唐徙豫章廬陵。號甲姓。而山原之羅。則徙自宜城。有諱拯者。以進士任吉州司理參軍。占籍於官。為吉之始祖。故與諸改徙。貿置者特異。四傳至武岡公棐。恭由完塘移楓山。復移山原。是又為山原之

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



公。裴。恭。由。完。塘。移。樞。山。復。移。山。原。是。又。爲。山。原。之。

始。祖。給。諫。君。曰。吾。不。知。其。他。知。其。遷。自。完。塘。者。而。已。中。間。徙。而。之。分。宜。之。永。豐。之。二。廣。之。楚。世。遼。地。隔。又。莫。能。盡。名。而。山。原。一。派。譜。系。具。存。曰。吾。知。爲。山。原。之。羅。而。已。是。譜。也。一。修。於。元。再。修。於。天。順。壽。州。公。不。訓。三。修。於。嘉。靖。初。三。潭。公。某。而。未。竟。後。念。菴。羅。公。爲。之。序。以。詔。其。後。人。邇。去。之。又。七。八。十。年。族。指。日。繁。而。家。乘。益。漫。漶。不。可。考。給。諫。手。自。排。纒。使。三。百。餘。襍。如。指。諸。掌。諸。凡。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班。班。具。焉。上。率。下。綴。雖。多。而。不。迷。其。統。彌。遠。而。不。



失其宗。諸假托傳會如流俗者。悉擯不爲。卒令亡者如存。而疏者常戚。非君子不能存此心。亦非君子不能有此具也。譜成屬余序。余曩備員史局。會君以大行改給諫。相與爲道義交。驩甚。君尋以直忤人旨。還田間。其才蘊未少吐其用。退而纂修是譜。余得而讀之。氏族別而宗法出。宗法出而崇本修睦。萃渙合離。以仁義爲天下先。余以觀羅氏之有政。非獨曰有譜而已。山原羅氏最章章盛者。宋進士四人。鄉舉若干人。漕舉若干人。明進士四人。

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



鄉舉十有一人。貢士四人。其布衣奇行。見郡邑志者非一。而宋之朝。奉武岡。我明之少保都憲二公。皆天所豫擬。以待一世之用。功名奕奕在人耳目。間嘗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頃之給諫君柄用於朝。追蹤祖烈。乃家戶中事耳。昔漢之袁氏。楊氏。唐之柳氏。宋之戚氏。呂氏。其操義風槩。奕世不替。皆足以厲天下。矯異代。非徒以名位故也。羅氏在異時。嘗顯矣。世濟其美。而令聞長世。有不在彼而在此者。後之子孫。接武而起。烝烝然以亢宗自勵。其



將益有興者乎。序以俟之。

稅海披沙序

昔稱齊澣知今。高仲舒知古。卽世之博雅通人。鮮能兼濟。以彼非松喬而曙上代。墜戶牖而通遐裔。自非併苞經籍。博采諛俗。朝帷不卷。夜榻幾穿。安能涉彼津要。搴其芳藻者哉。計部謝君在杭。起自晉安。蔚爲名士。亦玄亦史。學不局於方體。旣博旣精。識欲遍乎流略。凡所綴述。余嘗得而卒業焉。莫不發言而宮商應。搖筆而綺繡錯。其下菰諸作業。

已嗣七子而騁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



已嗣七子而騁轡爲八閩之先鞭矣。乃其裨編小  
史亦復遇物成書。燦然指掌。抑何盛也。諸子取稅  
海披沙。刻之南中。而屬余爲序。余涉獵一二。若遊  
玄圃而得夜光。汎滄溟而覩明月。品藻分於朱紫。  
囊括埒於羽陵。誠洞心駭目之觀。非僅僅會粹叢  
殘。爲小說之靡而已。余謂研味此編。有三益焉。蓋  
殫力錯綜。隨方滲漉。卽皇覽要略。未易擬倫。而秘  
府太常。靡不摭摭。可以折羣言之衷。望果然之腹。  
一也。古典人所屬心。而時事罕或載筆。乃遇見瞥



觀無不疏記。可以備當代之文獻。廣方來之耳目。  
二也。語怪徵奇。曲士所絀。而窮幽極異。罔羅不遺。  
徵感應之不虛。激中人之爲善。不藉弼刑。默禪王  
教。三也。此非凌高鑠齊。涵今茹古。挾寶雞之多識。  
軼癡龍之奇鑿。何以辨此。且參其著作。率以適意。  
爲宗。注心典要。不以繁詞爲貴。往往掘井。可以及  
泉。披沙因而得寶。在觀者善求之而已。余也。開篋  
筭以擬心神。持涓塵而測海嶽。雖慙益者之數竊。  
附同心之言。轍序簡編。寄其仰止。云爾。



刻子由古史序

太史遷爲史記。馳驚今古。上下數千載。而囊括於  
百三十篇之書。可謂盛矣。獨其言非出一手。爲後  
人所殺亂者。往往有之。晉散騎常侍譙周作古史  
考二十五篇。以正其失。而未備也。宋蘇子由氏復  
加補正。大氏據尚書春秋內外傳世本國策諸書。  
非臆決也。官諭鑑湖孫公攝南雍事。文教大興。知  
雍有古史。舊本殘缺日甚。乃取而校梓之。以示多  
士。而見屬爲序。余謂史之難言久矣。馬記班書。今



昔罕儷然班椽業訾遷而范曄復詆固目睫之譏  
不能自解免也子由是編自謂無遺力矣而發明  
聖人之無爲尤非羣史所可及子固有言史者所  
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三代之作非獨載其行事  
蓋并其深微之意而傳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  
餘雜家與聖學並驚如遷者亦雋偉拔出之才矣  
而不勝其務博好奇之意雖其貫穿馳騁極於閎  
闊而不合於道者固已多矣子由於此書多所升  
汰闕者益之謬者釐之采摭於散亡殘脫之遺根

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暴著其區



盤節解。條入葉貫。而聖人之爲治者。復暴著其樞  
要。而見之於後。可以爲難矣。往者余靖之刊誤。倪  
思之異辭。亦有意是正。至劉知幾師心妄駁。肆筆  
橫詆。乃工於繩人。而拙於用已。識者嘗深非之。如  
子由所緒正。援據精密。足以扶微學。存古義。此史  
公之功。人非其苟爲異而已。譙周之史錄。存書亡  
不少。槩見此編之泯泯。且垂百年。鑑湖公於奧編  
遺事。靡不畢講。而古史始盛行於時。余以謂於此  
有三益焉。念文士多而史材少。欲以鐫磨後進。爲



良史之儲一益也。考見得失卽闕深奧衍如史公  
不曲從而苟止二益也。據經訂史令英儒秀人一  
歸雅正而裨官雜說不汨於其中三益也。多士方  
顛顛響風詎必無感厲而興起者乎。輒不揆爲之  
叙論以俟之。

奉贈太宰鄭公考績北上序

今天下最重而提衡宇內則無如京師。而留京爲  
之陪貳。其表率百官統均四海者無如吏部。而司  
農司馬與之頡頏而相表裏。其爲中外所歸而先

後屬之二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蜀學之鄭公焉。



後屬之一人則其望爲尤重而余獨得之鄭公焉  
公以司農請急歸不二歲天子召爲南冢卿逮  
本兵缺復以公兼攝之歲癸丑公滿三歲績業治  
行而以最聞上公屬之在兵曹者李君璨等偉  
其事委不佞某揚扞之以贈其行余觀前蒞留都  
者自名吏隱規撫矩削以相瓦合至今而陵夷甚  
矣公性嚴重雅不假人以色詞以故始下車卽威  
望風采豫有以讐貪婪慢侮者之膽而奪之氣顧  
徐而察之實開朗坦洞不設城府獎進賢士如恐



不及。蓋畏之者。如夏日之霜。而親之者。如沍冬之日。不必爲皦皦以干上。煦煦以媚下。而宸扆傾聽。百寮動色。無吐不納。如響斯應者。三年於茲矣。公居恒務持大體。不責一切苛辦。乃提躬若此。收效若彼者。其道何繇。傳曰。大臣法。小臣廉。法與廉。臣事之鵠也。而公饒爲之。故修羔羊五紵之節。於千里之外。而感動乎九重之上。以故冢宰司徒。司馬在漢爲三公。邇爲之。而兼之。不以爲泰。起田間。而居鼎鉉。不以爲驟。則以公之素先之也。主

上方虛銓憲之帝。以詩公乘。藿屋幾而霖雨天下。



上方虛銓憲之席以待公。乘權握機而霖雨天下。在旦夕間耳。公故楚材。楚有太和衡嶽之峻。漢江洞庭之雄。天下言形勝者首稱之。孕於物則爲榘。枘杞梓以棟明堂。鍾於人必爲貞廉。耆碩以襄盛治。究之非佐一人。綜羣吏無以竟公之用。余殆以留都之人心物望卜之也。昔倪公舜咨。王公宗貫。劉公司直。率繇南吏兵入爲冢卿。劉且繇冢卿而大拜。三鉅公勲名與日月俱懸。當是時。上之所虛心而求。與下之所跂足而俟。固不在薊門而在



澄叙南銓保釐豐鎬之日耳公則何以異是況公  
悼仕路之未清嘆武功之不競憂天憲之旁寄閔  
民生之多艱其扼腕而思非一日矣夫無其具而  
欲為者非也非其時而欲進者非也有其時有其  
具而懷寶與棄時者抑又非也惟公勉之而已於  
是二三子不謂余言為謬輒命筆史載之以為行  
李先

晏氏家譜序

晏氏之族自齊晏平仲至今殆二千餘歲子孫著

錄者不下數千八百人先王世嘗有譜業以茂之



錄者不下數千百人。先世嘗有譜牒以載之。萬曆庚戌。給諫公文輝大加脩葺。以前所未具者增焉。書成。凡若干卷。余讀晏氏譜而歎曰。語有之。族大者長。德厚者昌。豈不信哉。夫晏氏故巨族也。豐基永傳。茂嗣繁祚。卽一姓而租繇賦需。往往徧於郡邑。自前代至今。兵燹洊經。水旱時至。民之繇賦科。逆逋缺者有之。丁口井爨。轉徙淪滅者有之。晏氏於其間。非獨如魯靈光之獨存而已。而日以加盛。如此。今觀於譜。晏以神農氏之裔。家於臨淄。自平



仲顯名後分布列國。至景星復歸臨淄。故以景星  
爲大宗。至墉徙豫章。故以墉爲小宗。自臨淄外上  
高二。臨川四。南昌五。新喻二。會城廬陵靖安各一。  
繩繩振振。臚列不遺。其於名字爵謚年輩卒葬無  
不詳焉。而於南昌之超溪尤詳。詳所出也。夫延盛  
在積。翊繁必仁。是故旺族雄閥。名宗舊家。苟爲無  
積而垂之。則累葉風素。一朝而殞者。豈少也哉。晏  
譜之錚錚者。自平仲以來。有元獻公殊。尚書公敦。  
復學士公陶。名德相望。莫可縷數。至近世則御史

士翊。合棟文。軍。爲。及。著。等。文。之。狀。以。長。言。之。計。也。



仕翹給諫文輝爲最著。嘗攷元獻駁張者之封景  
初斥汪伯彥秦檜之姦。姦復之論。賈似道之誤國。盡  
忠補過。平仲之遺風。歷數十世而如存。此余之所  
謂積也。迨今駿發於臺瑣兩公。如江河之流。引之  
而益長。恢之而彌大。豈不宜哉。余故曰德厚者昌  
此也。譜之族指最繁。覩世系可考焉。余輒叙作譜  
之意。而推其所繇。盛以歸之。若給諫所論。列關國  
計之大者。具留垣疏草。不具論。

大秩宗尊師忠銘王公集序







不以去輦轂而怠。如請朝講。慎詔令有疏。禁奢靡。宥言官有疏。請召對。停傳奉有疏。至冊立。豫教率南九卿。疏且四五上。蓋不得請不止也。南都佳山水。暇輒同通儒名卿。覽觀江山。舉杯相屬。酒酣耳熱。泚筆爲詩賦。宛轉深切。萬口傳誦。此與典冊而施朝廷。弦歌而薦宗廟。其用異矣。而未甚相遠。迨請老而歸。去清華繁富之地。歷山礪水涯之險。去國登樓之感。夫孰能無之。乃公涵養彌盛。而結撰彌工。大氏安時處順。超然物表。不矜不挫。不誣不



對讀之令人遺榮利。冥得喪如覩東郭順子而悠然意消。何其盛也。公雖繇禁近登八座而世有未盡其才之嘆。當是時巧者方睠顧回隱求市於世。公獨白首一節不少委蛇以苟登用。其見定矣。以故盡言於遠外之日。有智士之所不肯爲。乞身於強健之年。有勇者之所不能決。以彼小有才而氣不足以馭之。即幸躋柄地。然得不償失。榮不蓋愧。當泚頽咋舌之不暇。乃欲以言譁文字。追公之逸駕。胡可得已。頃公子鯤囊公之文。至自萬里。命余

曰願子叙之余於諸生中。蒙公國士之遇而未有



曰願子叙之余於諸生中。蒙公國士之遇而未有以報也。輒述其所感而歸之。識者當知余爲時惜不爲公歎也。

賀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序

上御極久。比年重持名位。不輕畀。南北大僚多闕員以待。會推疏上。至屢請不得下。頃一日而得俞旨者九人。南大司成恬菴蔣公。晉南少宰。爲之冠。豈不曰豐芑造士。興賢聿有成績。其爲舊京董官政而貞百僚。在一轉移間耳。時南中九列暨百



司庶府舉欣欣然以公之得用爲賀而併以得公  
矜式爲喜乃公則朝受命夕飲水爲進一疏辭疏  
在御未發尋又爲進一疏辭欲然如不勝也者  
人言公資望崇積繇成均而贊邦治游居日月之  
會乃其分也而曷辭爲不知此正公之所以爲賢  
而不可及也嘗竊歎嗜進者於升沉淹遠率有市  
心慮無不躁競而乘其捷一缺未出輒屈指曰是  
將及我一缺甫出輒盱目曰是當及我甚之攘臂  
而起必欲力攫之爲快惡知古所稱難進易退大

臣多一節我公中禁享德居今自處勿釋曷貴口必



臣之節哉。公冲襟厚德。恬於自處。初釋褐。讀中秘。非久。即請告歸。養志備物。烝烝孝謹。爲人所延。佇想望者十餘年。有司屢勸駕。始曳勉入朝。徘徊史局。不靳速化。更閱十餘年。來領成均事。公於教人文。行靡不飭。而大方壹稟於器識。使賢者有所依。以樹立。不肖者有所避。而自遠。間退而燕處。超然動止。自矩。凝塵滿席。泊如也。夫人方興朝。公獨恬而安於野。人方趨北。公獨恬而安於南。世雖未遽覩。公鼎鼎之業。而其所托者遠矣。頃承新命。升



貳南銓於時爲晉於公以德際時爲順而麗乎大明詎非天衢一嘉邁乎而公一疏再疏不止進而思退雅與晉之初二合晉之初二皆坤體臣象也柔順安貞臣道也人臣方晉時柔進上行詎有摧之愁之者而初之自抑也若摧二之自歛也若愁蓋難進易退古之所稱大臣者固如此公雖不自滿假而開誠布公之誼信於賢士大夫人望所歸却之不可則晉之所云衆允者非耶公即陳見悃誠謝免新命而禁主知彌篤恩禮彌加旦暮側席

俟公於細旃戚已之上當是時資狀畫乘新區而



俟公於細旃城圮之上。當是時。贊猷畫秉衡樞。而  
奠國家於九鼎。晉之康侯。晝日三接者。公當親見  
之。卽南少宰無以久留公。而胡言辭也。昔杜夷棲  
情遺遠。靜志衡門。得爲名祭酒。于琮禮貌謙挹。如  
百斛重器。常空其半。丁重謂必登台鉉。後果如重  
言。公以清遠踐成均。旣驗於前矣。一旦履政事堂。  
尋丈地。令躁競者皆有所變革。而登斯世於和平  
之域。亦何難哉。公屬許君令典輩。以公方去。而蒞  
銓政。丐余言爲贈。亦不知有少當於公否。



之如衣河飛揚  
 喜文此令翹茲昔昔  
 言公以肅表烈如以  
 百機重器常空其半  
 靜畫茲晴志漸門  
 之鳴南少宰無以久  
 奠國家於火鼎晉之  
 於公於歸於歸於歸









書名	續漢書文系		
冊數	10	版別	紙
議價	80元	年	日
編號	32745	字	號

北京市圖書出版業同業公會印製









